

使徒行傳讀經筭記

使徒行傳前言和第一章

前言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太十六章18節）主自己的話明明的告訴我們，祂的教會的根基就是祂自己從死人裏復活的歷史事實，這事實如同磐石一樣穩固，使基督的教會得在其上建造，沒有什麼風暴可以摧毀基督的教會，也沒有什麼勢力可以推倒基督所已經完成了的救贖工作。神叫基督從死人裏復活的大能已經否定了一切權勢，教會的歷史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是那被基督的復活所擊倒的撒但並不甘心接受這一個事實，他仍舊鼓其餘勇，使用他所控制的陰間的權勢，不停的向教會進攻，明明的擊打，暗暗的破壞，用盡各種各樣的方式和方法，要把教會在地上除掉，目的是把神從人中間趕出去。神既然藉着復活的大能建立又建造了祂的教會，死的權勢在復活的事實上就無能為力。因此神的教會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摧殘，受踐踏，受破壞，藉着復活的大能和神自己的信實並憐憫，教會仍舊站住，雖然在外面披上了無數的創傷，但是每一次的創傷，都成了神對教會的造就，使神的教會得煉淨，使神的名更得高舉。『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祂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詩二篇1~2、4節）

使徒行傳這一本書不僅是教會的一般歷史，也是聖靈作工的記錄，更是神的權柄和黑暗的權勢在教會中爭戰的記錄。教會成了屬靈的戰場。從神創造萬物的時候開始，撒但向神發動的戰事也就開始，在伊甸園中，他好像得勝了，在以諾和挪亞的日子，他也好像是得勝了，在洪水之後，他也好像是得勝了，在以色列人中，他更好像是得勝了，神的計劃都給他打亂了。但基督一從死裏復活，他的失敗是註定了，垂死的掙扎是頂凶狠的，因此在教會中所顯出的屬靈爭戰就格外的凶險和尖銳。

從使徒行傳中，我們看見了撒但如何對付教會，也看見了神的兒女們如何站立和爭戰，又看見了神對祂自己的見證人（們）是如何的負責。人有人這一方面的無知，愚昧或膽怯，但人的缺欠並沒有成為撒但的歡笑，因為人在何處有缺欠，神就在何處有補滿。『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章9節）使徒行傳充份的證實了這一點。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當時教會的爭戰態度，『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十二章11節）倚靠主，持守真道，冒死也要站在主的一邊，這是教會該有的態度，或者說，教會該有這樣的見證。『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隨祂。』（啟十四章4節）站到主這一邊的人，主都充充足足的供應他們爭戰的力量和一切的需要，主在那些靠向祂的人顯出祂的大能和信實。

使徒行傳把使徒時代的教會見證的路記錄了下來，雖然那只是全部教會歷史的一個片斷，但已經把教會的見證和爭戰的路顯明了出來，裏面有血，有淚，有拆毀，有建立，有對付，有造就。他們是這樣的走了過來，我們如今也是這樣的跟上去，他們行走在主的計劃中，我們也該這樣的活在神的喜悅裏，照着神的旨意讓教會給帶引進神完全的豐滿裏。因為『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章23節）並且祂『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三章10節）

讀使徒行傳的時候，若是只看見歷史事實的表面，而沒有看見隱藏在歷史過程中的神的手，神的心意和神作工的法則，沒有看見撒但的計謀和活動，也沒有看見人的軟弱或剛強的原因和影響，我們就真的是糟蹋了使徒行傳。

歷史的本身是一個榜樣，但多次出現而有相同性質的榜樣，就構成了屬靈的原則。榜樣可以給我們作參考，原則卻是要我們去順從了。我們讀一般的歷史，尚且要吸收歷史的教訓，何況我們是在讀神作工的記錄哩！使徒行傳給我們指出了高舉主的道路，指出了跟隨主的方向，也指出了神兒女們該受的造就的內容，主顯明了跟隨主的人的得勝，也不隱瞞祂所用的人的失敗，是得勝也好，是失敗也好，這些事實都叫教會受造就，也得建立，更是叫撒但蒙羞。這個屬靈的歷史巨輪還是不停的向前推進，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就得從歷史中去尋找出「羊群的腳蹤」，好有把握的跟上去，朝着大牧人來奔走。照着祂的心意來走完我們的路程。

第一章

照着次序，福音書是使徒行傳的上文，使徒行傳是福音書的延續。『前書』是指着路加福音，從主降生一直敘述到主從死人裏復活，這些是主作成救贖的經過。福音書把神的救贖工作顯明出來，使徒行傳是把救贖的目的與果效顯明出來，福音書讓我們看見許多跟隨主的個人（得救），使徒行傳給我們看見這許多得救的個人在聖靈裏成了一個見證的巨人（團體）。總的一句話說，福音的果效不但是叫人得救，而且還進一步要建立神的教會。

長久以來，神的兒女多半忽略了主要建造祂的教會這一個事實，因為從人的需要和感情來說，得救是最重要的，我們也承認得救是相當重要的，但是我們也得要明白，得救不是最終的目的，只不過是進入神永遠計劃的開始。當人在得救上感覺滿意的時候，神的需要還沒有得着滿足，因為祂不單要許多的個人得救，祂不單要得着許多可以進到榮耀裏的兒子（參來二章10節），祂還要用着這些兒子作材料來建造祂的教會，好讓祂的獨生子為着教會作萬有之首（弗一章22節），也叫祂自己『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弗三章21節）

神要建造教會的心意，首先是主自己在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節裏宣告出來的，『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主要建造祂的教會，祂要藉着教會去對付仇敵，主不是說用個別蒙恩的人去對付撒但，而是說要用着教會去勝過陰間的權柄，去擊倒那掌死權的魔鬼。主的心意是要得着教會，祂捨去自己的最深目的也是為着教會（弗五章25節）。主記念每一個得救的人，但祂的心意卻是停留在許多得救的人所聯結成的教會裏。

近代的教會歷史顯示出一個和神的心意不甚協調的事實，許多基督徒有極高的工作熱情，可是卻

摸不着神永遠計劃的焦點，他們停留在福音書的階段，滿足於有人肯信主的事實裏，卻不知道還要跨進使徒行傳的經歷。神的安排原是要『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章12節）。所以神的兒女必須在神的心意裏往前走，直走到我們得着神在基督裏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保羅看見了這件事，所以他甘心樂意的『為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章24節）彼得也看見了，所以他也歡樂的宣告說：『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彼前二章5節）從使徒行傳開始，過去多少神的兒女都看見了這一個，他們都把自己擺上在這一個神所建造的工程裏。我們也是活在神的建造的最末後一期工程的時間裏，我們怎能在神快要完成祂的工程的時候和祂脫了節呢！

『祂被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們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3節）

這是一件非常寶貝的事，基督徒所接受的，不是一位死了的教主，而是一位死過又活過來的救主。教會的歷史就是從基督耶穌的復活開始。贖罪的工作是在主耶穌基督身上完成，復活是證實了救贖的可靠，『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林前十五章17節）事實上基督真的復活了。祂曾經背負世人的罪孽，被殺害在十字架上，祂的被害是為着在神面前清理世人的罪案，若不是為着罪人得拯救，神的兒子用不着死。縱然祂為罪人死了，但祂不像罪人那樣的永遠留在死裏，『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一章18節）對罪人來說，死是罪的結果，但是對神的兒子來說，死一面撤銷了人的罪案，又一面敗壞了那掌死權的魔鬼。基督耶穌的死和復活，是神大能的明證。神的大愛使祂懷裏的獨生子甘心去為罪人死，神的大能又叫基督從死人中成了首先復活的。這一位死而復活的基督就成了『人能到父那裏去』的唯一道路。

基督的復活是撒但倒下去的開始，復活的基督是神的教會的根基，同時又是撒但的致命打擊，因此從基督復活的時候開始，復活的事實就一直在受攻擊和敵擋，表面上是人的理智作反對，骨子裏頭卻是撒但的抵抗。當時祭司和長老賄賂兵丁，囑咐他們告訴人說，是門徒把主的屍體偷去，根本沒有復活的事（參太廿八章12~13節）。以後的世代裏，又有人說復活是幻想的結果，或者說復活只不過是人格的影響，甚至說復活是人性的恢復。不管怎麼說，這一切的說法都是要達成撒但的一個目的，就是要在人中間完全抹煞基督復活的真實，破壞神救贖的計劃。

親身的經歷是不可能給人的言語摧毀的，主要叫使徒們深深的認識復活，好讓他們強有力的站住在見證的地位上，也叫神的教會堅強的站在使徒們所見證的見證上，祂就活活的顯給他們看，這個『活活的』是說出了『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事實。當日那些沮喪了的門徒在復活的主向他們顯現的時候，他們不單是受了安慰，而且得了鼓舞，並且重新建立起指望來。任何人遇見了復活的主，都要俯伏敬拜神，因為祂使基督從死人裏活過來，叫那些必要死的人看見了指望，也看見了神的作為的真實。四十天之久，主不斷的向他們顯現，不單是彼此見見面，而且是談論神國的事，這豈是人的幻覺所能維持的事實麼？

基督耶穌的復活毫無疑問的是歷史事實，教會和神的兒女們也不住的享用着復活的果效。教會歷史的相當部份是記錄着教會所受的逼迫和摧殘，和基督徒所經歷的苦害。可以這樣說，基督徒們用他們自己的血與淚寫成了教會的歷史。直到今天，教會的歷史還是照樣的寫下去。讀歷史的人，都承認

我國的梁武帝反對佛教，破壞了佛教在中國的伸張勢力。世上許許多多的宗教在政治或社會的殘害下，有些消滅了，有些衰微了，但是沒有一個宗教所受的殘害比教會所受的更深更重。從猶太教的反對開始，經過了羅馬統治者的逼迫，又接受了羅馬教的苦害，一直到近代的政治迫害，一千九百多年來，教會少有平安的日子，如果教會只不過是一般性的宗教，只有教義和組織，而沒有復活的基督，教會早就在地上消聲匿跡了。除開了暴力所加給教會的反對，教會也經歷了不停的異端的腐蝕和人的理學的攻擊。一開始就在當時的哲學和人的智慧面前受譏諷，同時又有人的道德學說滲透進來，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一直到今天還可以聽到「神死了」或者「向神誠實」的吶喊。教會若像其他的宗教一樣，只是人類道德生活的產物，而不是起源在一位復活的基督，教會的歷史——神的工作——在使徒行傳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已經結束了。千多年來，教會享用了復活的基督，在各式各樣的反對，逼迫，殘害和變質的攪亂下，教會沒有倒下去，反倒屹立着，更堅強的建立了自己。

任何一位真正的神的兒女，他們不但確認復活的基督，也時刻經歷着復活的基督。一個亞當的子孫成為神的兒女，是從經歷復活的基督開始的。沒有復活的主，赦罪的平安不會顯在基督徒的身上。這一位活的主在得救的人身上隨時隨事顯出祂的真實來，明明的讓人覺得另有一個性格（生命）在影響和約束着自己，這不是人的修養，需要花費相當的年日，這一種領人趨向神的性格是在人接受基督作救主的時候就開始發生的。儘管基督徒有不夠完滿的生活表現，但是這一個生命無時不在基督徒的身上顯出工作來。『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祢與我同在。』（詩廿三篇4節）『我們在一切的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林後一章4節）『弟兄們，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患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林後一章8~9節）這些豈單是大衛，保羅，過去的聖徒們的經歷呢？不也是我個人的經歷麼？不也是許許多多基督徒們的經歷麼？是的，經歷復活的基督的事實沒有在神的兒女身上中斷過，並且還要不停止的繼續下去。使徒親眼看見復活的基督，以後的信徒們都在信心裏經歷着復活的基督。

教會的根基是復活的基督，基督徒的生命是復活的基督。沒有認識復活的主的人是悲慘的，沒有經歷復活的基督的神的兒女是可憐的。因此，我們該求主憐憫我們，開我們的眼睛，叫我們看見復活的事實，讓我們也經歷復活的基督，享用復活的大能。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浸。』（4~5節）人對神的不順服，造成了人不能得見神的面的結果。在人的裏頭，充滿了各種的背逆和頂撞，因此，在神的鑒察中，神給人的結論只能是『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三章10節）藉着基督從死裏復活的救贖，神要改變這種情況。祂不單叫不蒙愛的成為蒙愛的，不蒙憐憫的成為蒙憐憫的；祂也要使背逆的成為順服的，使那些藉着基督到神面前來的人，都成為新造的人。進一步說，神要把這許許多多的新造的個人，合成一個大的新造的人，就是神自己的教會。所以在這裏看見主對當日門徒的吩咐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這話很值得我們去深思，既然是神所應許賞賜的，那麼留在耶路撒冷，或是不在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呢？如同現今許多信主的人沒有到過耶路撒冷，他們也是一樣的接受神所應許的。這問題吸引我們去注意的，並不是「在何處」的問題，固然在神的計劃中，神要在耶路撒冷作一件大事。但更要緊的，主要在這

一件大事顯明出來以前，讓祂的門徒學習順服的功課，藉着人的順服去引出神的大作為。地方對神來說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神是不受空間限制的神，耶路撒冷本身也沒有什麼神秘的光景，如同在這以前和以後的日子，神也曾把耶路撒冷棄絕。但是神要在耶路撒冷尋找到一些肯順服祂的人，這些人在神的眼中，比耶路撒冷更重要。從背逆的人中，神要找出肯接受神的權柄的人。『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成了一個順服的試驗。主升天以前，他們並不是時刻在耶路撒冷，主也曾叫他們離開耶路撒冷往加利利去，那麼現在不能短暫的離開耶路撒冷，然後再回來嗎？既然是神的應許，就不在乎在不在耶路撒冷了。不，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完全在人對神的話的態度上，不管耶路撒冷給他們的危險性有多大，神願意在人的身上看見順服的事實。固然基督復活的見證是要從主被殺的耶路撒冷開始，但是得着肯順服的見證人必須要先於神的見證的顯出，不然就是堵塞了神見證的出口。

不單是『不要離開耶路撒冷』。並且還要『等候』。要等多久呢？主沒有明說，可能是很短的時間，也可能是要等上一段較長的時期。噢！這不是在浪費時日，耽擱了許多事情嗎？沒有學習過順服的功課的人，根本是不認識神的權柄，他只知道「活動」才是工作，卻不會承認「等候」也是工作，但是認識神的權柄和工作法則的人，他們不單是承認「等候」是工作，並且是嚴肅又有深度的工作。要人活動是比較容易的，可是要人停下來，沒有眼見的活動，只是默然的等候在主面前，那就困難得多了。人的天然生命是好動的，不能動就不舒服，但是要作主的見證人，就必須學習等候在主面前，明白了主的心意，才照着主的心意去活動。這樣的等候不是浪費時間，而是必須要有的不見活動的工作，是順服的功課裏的一個環節。不在主的心意裏的活動，不能算是作主的工。主在往以馬忤斯的路上的顯現，實在是要把那兩個門徒帶回耶路撒冷，叫他們的靈甦醒，學習順服，學習等候，充實自己，好能與弟兄們一同作主的見證人。

等候就不是亂跑亂動，等候卻是安靜的在看神要作的事，在聽神要說的話，直等到神所預定的時候來到，所以等候不是像有些人所作的那樣在神面前苦苦哀求，而是默然的等候神發號施令，好顯出祂自己的動作。主囑咐他們等候，是要等候五旬節的預表的應驗，那是父自己所應許的，不必苦苦哀求，只是順服的等在那兒仰望祂，祂就按着祂的時間來成全祂所應許的，人的狀況不可能改變或打岔祂自己的命定，會等候的人就是把他自己擺進神的計劃裏。

父應許給他們，主又囑咐他們要等候的，就是『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浸。』（5節）這的確是一件大事，是神建造的工程的開始，也是把基督的身體首先顯出來，這是神工作的次序，絲毫不能變亂，先是建成了基督的身體，然後是身體的長成，便叫身體的見證顯明，因為神這一個工程是生命的建造，因此必須先使人藉着聖靈重生而得着生命，就是聖靈進入我們裏面來，同時又是我們進入聖靈裏，就是聖靈的浸，使我們這些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人，藉着聖靈的聯結而成了基督的身體。

過去一段很長的日子，由於一些片面追求聖靈恩賜的人，顛倒了聖子和聖靈的次序，高舉聖靈（的恩賜）過於高舉主，為了達到他們片面的要求和追求的標準，便把聖靈的工作及關於聖靈的真理弄到混亂的地步，雖不致於一塌胡塗，但也相去不遠。神的工程是藉着聖靈的管理和供應來進行的，這一場尖銳的屬靈爭戰也是這位住在教會裏的聖靈來指揮和帶領的。聖靈在本書中的地位既是那樣重要，那麼先把聖靈工作的幾個不同的內容來確定清楚是有必要的，這樣可幫助我們不至於偏離聖靈工作的主流，也可以避免注意了聖靈工作的現象而忽略了聖靈的權柄。

因為在五旬節聖靈降臨的那一天，聖靈幾方面的工作同時顯出在信徒身上，因為那是聖靈第一次普遍的賜給人，所以當時是有需要在一時之間顯出聖靈幾方面的工作。照着在本書先後出現的次序，把聖靈幾件特出而又易使人混亂的工作來明確一下：（註）

1. 聖靈的浸（一章5節）。這是主把信徒浸在聖靈裏，目的是叫我們成為基督的身體，所以聖靈的浸是使所有信主的人給帶到一個屬靈的合一裏，成了一個（基督的）的身體（參看林前十二章12~13節）。好接受聖靈的供應和管理，使基督身體的見證可以顯出來。

2. 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一章8節，參考八章16~18節，十章44~46節，十一章15、17節）。很自然的看出聖靈降在人身上是給人有作見證的能力，特別顯明在神使聖靈的恩賜顯出在人的身上，目的就是為了向人作見證，或是神見證祂自己悅納那些有特殊背景的人。所顯出的恩賜可能是方言，但不一定是方言。那要看聖靈的定意如何來定規（參林前十二章7~11節）。

3. 受聖靈（二章3、38節）。這是指出神應許把聖靈賜給人，叫聖靈住在人的裏面，藉着聖靈的內住，引導人與神有交通，使人與神有聯合的事實，當人一信靠主作救主的時候，人便照着神的應許接受了聖靈，聖靈也就進到人的裏面。

4. 聖靈充滿（二章4節）。把整卷使徒行傳裏所記錄下來的聖靈充滿的事實作一個整理，就可以綜合出在一種特殊的環境，或是在特殊的需要下，神藉聖靈充滿來供應見證人所需要的膽量，言語的內容，忍受苦難的能力，歡然接受死亡的態度，使人感到扎心而悔改的感力……等等。聖靈充滿是按實際需要而顯出的，是臨時性的，也是暫時性的，因此聖靈充滿是多次的。恩賜是供應作見證的技能，充滿是供應見證能帶出果效的力量。另外還有一種『滿有聖靈』的充滿，那是恆久性的，使人在生活上經常的流露基督生命的美麗。這是巴拿巴所有的那一種，以弗所書五章十八節所說的充滿也就是這一種，這一種充滿是我們所需要追求得着的，先要有這一種的充滿狀態，然後在有需要的時期，主就會供應見證力量的充滿。

5. 聖靈澆灌（二章17節）。根據約珥書上的預言，聖靈澆灌是在大災難的末期，國度快要開始以前所發生的，是關乎將來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的經歷，神在那時普遍的把聖靈賜給求告祂名的人，將人的石心變成肉心。彼得不是說五旬節那天的事是應驗了聖靈澆灌的應許，而是向那些譏諷的人指出他們不是喝醉酒，而是接受了像將來聖靈澆灌時所顯出的聖靈的工作。澆灌本身是沒有特別意義，只是說出神大量的賜下聖靈，不是像在舊約時代裏，一點一滴的只賜給極少數的人，如今是大量的賜下給許多人，所以這動作就稱為澆灌。

（註）關於聖靈充滿的問題，若要比較有系統的瞭解，請參閱拙著「聖經裏的聖靈充滿」，宣道書局有售。

明確了聖靈的這幾樣工作，我們轉回到主在升天以前和門徒聚集在一起的事上去。

因為主在復活以後，一再的與門徒談論到神國的事（3節），叫門徒的心思裏仍舊沒有放棄他們原來跟隨主的心意，他們念念不忘以色列的復興。當主在升天前最末一次與他們聚集的時候，他們便向主發了這樣的一個問題：『主阿，祢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6節）主沒有直接回答他們的問題，但卻間接的告訴了他們，國度的來臨是一定要實現的，只是那時間卻是在父的掌管底下，不過在國度來臨以前，主要差遣他們先作一件空前的大事，就是要為基督作見證，好讓基督得着祂所要得的

人來建造祂的教會。在主和門徒的這一段談話裏，又給我們指出了好些神計劃中的事實和屬靈的原則來。

1. 神從向亞伯拉罕啟示了國度的事實以後，祂沒有因為人的背逆與無知而放棄了建立國度來彰顯祂的權柄，祂仍然要藉着國度的顯現來對付撒但。雖然以色列人殺害了神的獨生子，使臨近了的國度再向後延宕，延宕不等於取消，神還是照着祂的心思去進行國度建立的工作。

2. 因為當時的猶太人拒絕了基督，拒絕了國度的來臨，神就讓教會的建造插進祂建立國度的計劃裏，把國度向後挪，先來建造神的教會，把神的教會建造好了，為國度的顯現鋪好了路，就把國度引進來。藉着教會對付了撒但，再把中斷了的建立國度的工作重新連接起來。這一個事實很嚴肅的向我們指出，教會與國度的關係，也就是教會在神的工作計劃中的地位（參看羅八章19~21節）。教會不成長，不能達到滿有基督的身量，不單是教會本身受虧損，並且是把極壞的損害送進神的工作計劃裏。看到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說，教會在地上的目的只是拯救失喪的人。不錯，拯救失喪的人是教會的基本工作內容之一，作了這一樣，還必須把救回來的人領進神的心意裏，因為主的吩咐是這樣，『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國度顯現的根據），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國度顯現的日子）。』（太廿八章18~20節）近代那些向主還有心意的教會，要不是只重看福音而忽略教會的建造，就是只注意屬靈的造就而疏忽了傳福音，只有很少數的教會在福音與造就的工作上作得均衡。教會的事奉和活動是有目標和方向的，若是與國度顯現脫了節，教會就是迷失了方向。

3. 教會的見證能力的來源和憑藉，人最容易看環境而偏離這一個能力的源頭，還製造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來賄賂自己的良心，不管人怎麼說，主只是指出得能力和見證技巧的來源就是聖靈的供應。這是一個屬靈的工程，也是一個屬靈的爭戰，因此所用的工具和兵器就必須是屬靈的，只有聖靈作供應，我們才能得着屬靈的工具和兵器。從舊約時代到新約時代。神沒有改變這個定規，『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章6節）先是取用聖靈的供應，然後是在聖靈的權柄下使用人所有的，若是把這個次序顛倒，或是根本就以人所有的來代替了聖靈的供應，見證的路就一定走錯了。

4. 見證工作的次序，定然是從自己所在的地方開始，然後是漸漸的向外推廣出去，『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這固然是地理條件的限制所使然，但卻是腳踏實地的工作方法，沒有一個在本地不作見證的人，他能在別個地方作見證的，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不作見證，在陌生的環境裏就更不會作見證了。主這樣的安排還有更重要的屬靈實際，一個人的見證量的多少是根據他自己的屬靈份量有多少而決定的。先從自己所在的地方開始，就是在較小的範圍開始，在不斷的操練裏對付了自己，累積起屬靈的份量，然後再從主的手裏接過更大的工作範圍和工作量，這樣的工作次序是有主的保證的。福音在地上傳開的路線是照着主定規而完成，這定規的原則也指導着我們事奉主的作工次序。

5. 『作我的見證』，這一句話的份量是很重的，從那時開始直到如今，這話還是不斷的在試驗我們，提醒着我們。教會所見證的就是基督，教會見證所表明的就是讓作頭的基督所管理着的基督的身體。撒但常勾引我們偏離這一個見證的中心內容，我們也常常不自覺的上了撒但的當，我們必須常常察驗我們是否仍舊活在這見證的實際裏。我們所作的不是顯揚我們自己，我們不是高舉我們的工作內

容和果效，我們更不是為我們的屬靈團體（包括自己所在的地方教會）傳名，我們只該傳揚主自己，高舉主自己，因為教會只能作基督的見證，教會若不是單單的見證基督，教會就站錯了地位，這是太嚴肅的一件事，因為主的吩咐是『作我的見證』，這就是教會見證的唯一中心內容。

主被接上升的時候，門徒的心都受着升天的主所吸引，他們當時的情緒是怎樣，我們不能準確的領會，但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出來的，他們十分渴慕能再看到那離開他們上升的主。主回答了他們這一個盼望，藉着天使的傳話，把主再來這一個事實再一次作為指望的賞賜給他們，不單是給他們，也是給神的教會。主的復活成為教會建造的根基，主的再來不單是在當時安慰了門徒，也是肯定了教會的指望，然後在這個指望裏差遣門徒去作『我的見證』，這又是一件何等大的事！教會在天上不住地經歷許多的艱難，逼迫和困苦，復活的根基叫教會不致動搖，再來的指望卻也是不住的叫教會受安慰，也照明了神的教會。思念到那要再來的，就更殷勤的作工，思念到與主面對面的那一天，就輕看了許許多多眼見的難處與羞辱。下垂的手和發酸的腿又重新挺起來，繼續的奔那擺在前頭的路程。

從復活到升天，雖然是歷史的事實，但是擺在使徒行傳的開頭，就不僅是歷史事實那麼簡單了，而是神在建造教會以前，在人的心思裏所作的預備工作，來吸引人也在人的心思裏作更多預備的工作。

帶着主再來的指望，門徒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們不作別的事，就是同心合意的禱告，藉着禱告來預備好他們自己來迎接主要作的大事。他們的心都是向着主，一百廿條心成了一條心，他們沒有自己的意念，他們只有一個心意，就是仰望主，迫切的仰望主，不斷的仰望主。從人的這一方面來看，我們說教會是在禱告中建立起來的也沒有過份。

一切屬靈的工作，應該是在禱告中預備的，也應該是從禱告中開始的，沒有禱告作根基的工作，定規不會帶出神真正的祝福來的。在人的想法中，禱告沒有聚集在會議桌前那樣實際，他們把禱告變作基督徒開會議前的一種儀式，卻不知道禱告是站在主的一邊等候主，讓主在人的中間得着了出口，只有這樣子，主的工作才會顯明，主的心意才會在我們眼前顯得清楚。禱告實在是一切屬靈工作的基礎，沒有禱告，就沒有工作；沒有禱告，就沒有主的祝福。

在恆切的禱告中，主就在他們中間顯出帶領和管理來，他們在同心仰望主的情況上，選出了馬提亞出來接補了猶大所丟棄的職份。這也是一種他們在主建造祂的教會以前的預備，明確了見證人，叫見證人站準在他該站的地位上，然後主才顯明主的見證來，地位不站對，見證就顯不出來。這裏也啟示了一個屬靈工作的原則，神是先興起祂的工人，然後才開展祂的工作，不是先看見工作的需要，就胡亂填塞一些作工的人進去，就把工作推動過來，這只是人的工作，不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神興起，神負責預備工人，神也帶領工作的開展，也負責供應工作中一切的需要。

有好些弟兄在感情上不佩服馬提亞，為保羅抱不平，以為只有保羅才配列入十二使徒的名內，他們以為用搖籤的方法決定了馬提亞是不合屬靈的原則。但是他們忘記了聖靈還沒有賜下來以前，門徒照着舊約烏陵土明的原則來處理這事是神所承認的，並沒有什麼不合原則的地方。現在聖靈已經來了，我們若照門徒的辦法去尋求神的旨意，那當然是不合原則了，門徒當日這樣作並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不能說『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一章26節）就證明神不承認馬提亞是十二使徒之一，二章十四節說得清楚，『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若是神不承認馬提亞是使徒，除了彼得以外，就只有十個使徒，聖經說『十一個使徒』，就是說神承認馬提亞是使徒。

在馬提亞蒙揀選的事上，我們看出他們是更深一步的學習接受主的權柄，順服主的安排。他們把這事完全交在主的管理下，讓主自己來顯明祂的心意，主的心意顯明了，他們便無條件的順服主的安排，接受主所定規的事實，這是何等寶貴的屬靈實際，也是作主的見證人的品格，這品格顯在稱為猶士都的約瑟身上更覺寶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祂，我就默然不語。』（詩卅九篇9節）

十二使徒的職事內容是作『耶穌復活的見證』（22節），在主再來時，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參太十九章28節）。保羅的職事是外邦人的使徒（參加二章8節；羅十一章13節），保羅在林前和林後為他的使徒職份爭辯，目的是使神藉着他所啟示出來的真理不受損害，他知道自己的職事，他沒有為自己爭進十二使徒的職份中，我們還是和當日的門徒一同學習順服主的權柄吧！

從馬提亞代替了猶大的職份的事上，也提醒了我們一個事實，神所要作的事，沒有誰可以阻擋，祂一定要完成祂的計劃，我們若甘心與神同工，我們便是有福的，我們若不願跟上神的心意，祂就會興起別人來代替我們，那時，受虧損的就是我們自己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啟三章11節）——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二章

第二章

神的時候到了，人所要預備的也作好了，神就在當年的五旬節那一天照着祂的計劃來作了一件大事，就是應驗了主所應許的，『我若不去，保惠師就不到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祂來。』（約十六章7節）現在聖靈來了，把基督所作成的救贖的果效作到人的身上來。就在那一天，那一百廿個人都進到聖靈裏面，聖靈也進到他們裏面，聖靈藉着他們顯出了神的恩典和能力。也就在那一天，基督的身體在地上成形了，神的教會在地上建立了。

神用着一個大響聲作了訊號，把那時留在耶路撒冷的虔誠的猶太人都招聚到門徒聚會的地方來，從耶路撒冷開始的見證，就是這樣的在神安排管理下作起來，沒有一點人的造作。先是仰望等候神的人們聚在一起，成了一個見證的團體，神在他們中間一動工，人就受了吸引都到神的面前來。這是神工作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正像從巴比倫歸回的猶太人重建聖殿的事，他們眾人如同一人，就把聖殿的根基立好了，教會建造的開始也是一樣，一百廿個人如同一人，在聖靈的管理和供應下開始作基督的見證，主在以後日子的帶領，也是不住的把神的兒女引進合一的實際裏，從一個小的合一，引進一個大的合一，不斷的擴大這個範圍，但仍然是這個「一」。在使徒行傳裏，教會一直在顯出這個「一」的見證。

在五旬節的那一天，主在門徒身上同時作了三件事，就是叫他們受聖靈，接受了聖靈的浸，也用聖靈充滿他們，緊接着這三件事，主又在門徒的身上顯出了聖靈的恩賜，叫他們說起別國的話來為主作見證。主在這時顯出聖靈的恩賜是有兩方面的作用：一面是使他們可以作見證，就是作為一件神蹟來吸引人注意基督，另一方面是為了門徒自己，讓他們透過恩賜的顯出來經歷聖靈與他們的關係，明確的知道聖靈已經在他們裏面。因為這是一個新關係，就是聖靈要住在人的裏面，從前沒有人經歷過

這種事，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陌生的，所以神也用着這些眼見的事來印證祂的應許的成就。

在這裏，門徒真正的經歷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作我的見證。』話語的內容，話語的權柄，都是聖靈在作供應，越過了他們本身所有的顯出了聖靈作供應的事實。那天他們都說了他們本來不會說的言語，這就把一部份的人吸引住了。

提到說方言的問題，又得岔出去看一看，因為片面追求靈恩的人也把這問題弄得複雜了。其實聖經明說是『別國的言語』，林前十四章廿一節也明確的說明，方言就是外邦人的話，是地上人的話，不是亂說的話，也不是別人不會聽的話。方言說了出來，定規有人聽得懂，雖然不一定全部在場的人都懂，但一定有人懂，本章裏所記錄的歷史是這樣，林前十四章詳細的論及方言的記載也是這樣。在使徒行傳的說方言記錄裏，我們可以肯定，說方言（恩賜）並不是聖靈充滿的結果。在本章裏，我們清楚的看見，『聖靈充滿』是一件事，『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是另外一件事，彼此間並沒有因果的關係。照希臘文的聖經來看，這一句話應該有一個『又』字在前面，就是『又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這樣，充滿和說方言顯然是兩件事，彼此並不相屬。在其他地方的說方言記錄，根本就沒有提到聖靈充滿。

主藉着聖靈作這一件大事，撒但當然不會放過這事不管，他深深的知道這事對他是非同小可的，他伸出手來要破壞，如同在伊甸園破壞神與人的關係一樣，他輕描淡寫的鼓動人說一些話，『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要把人的視線轉移，讓人只看外表，只要人猜疑，就把主賜下聖靈和主建立了教會的事情輕輕抹掉，讓人以為這些門徒都是酒徒，醉後講亂話，對這樣的人講的話，根本不用去理睬。就這樣就把眾人和門徒分隔開了，把福音的見證圍堵起來了。這是撒但對教會所發動的頭一次攻擊，也可以說是反擊，表面上看來是很輕微，但計謀卻是深遠的，把事實歪曲了，他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撒但注意神兒女的動態是很清楚的，他當日如何注意約伯，在神面前控告約伯，要打下約伯來羞辱神，如今他也一樣的『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啟十二章10節），要打下弟兄們，堵塞神權柄的出口，好羞辱神像當日他在伊甸園裏所作的。撒但是處心積慮的要對付神的兒女和神的工作，可是有太多神的兒女對撒但和他的工作卻麻痹大意得可憐，一點警覺都沒有，撒但對付他們來了，他們一點都不覺得，還以為那些事是自然現象，是人的情緒的反應，結果就站在挨打的地位上，任由撒但擺弄他們，雖不一定是給撒但打得遍體鱗傷，但也把他們對神的心思弄得迷迷糊糊。使徒行傳所記錄下來的，都是有屬靈的實意的，但願主憐憫我們，讓我們常常愛慕活在靈裏甦醒的光景裏，好看穿了撒但的詭計（參林後二章11節），這樣一來，撒但雖會尋空鑽隙的對付我們，把好事也弄壞，但我們不上當，他也就失敗了。

撒但鼓動人的愚昧，歪曲神的工作，這正好給站在主一邊的使徒們打開了作見證的路。『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14節）多美麗的一個見證的樣式，在聖靈的管理下，十二個見證人一齊站起來，雖然這是他們第一次為基督作復活的見證，但是他們作得很美，也很強。雖然只是彼得一個人在說話，其餘的十一個使徒默然的陪伴着，但是彼得的每一句話說出來，他們的心裏都響應着「阿們」，他們『行事……是……一個心靈，……是一個腳蹤。』（參林後十二章18節）教會應當常保持在這種光景中，神的兒女們也是應當時刻這樣的靠在主的一邊站立。

彼得這一次見證的訊息，從主向以色列人應許賜下聖靈起，引進主耶穌就是在舊約的日子神應許

作以色列人的拯救者，祂就是基督。彼得在聖靈供應下所說的話，有一條很顯然的訊息路線，就是在應許中的基督和祂的工作，他沒有說太多他自己的話，像從前他常常表現出來的，他就是說明基督，證實基督，高舉基督，他沒有避開環境而傳講隱約的基督，也沒有遷就人而少講基督而多講人的道理。他就是那麼單純的把自己擺在聖靈的權柄底下，他知道自己只是器皿，不是主人，是神話語的出口，不是演講家，所以他沒有討人的好，相反的，卻嚴肅的向人指明人的愚昧和他們在神面前唯一的出路，是這麼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才是神所能用的人。這和今世的一些基督徒，只看見人而看不見神的光景作一個比對，就看出我們這世代的人在屬靈的事上是多麼的可憐，他們信任自己的思想過於相信神話語的能力，他們把福音的實際看成是人的思想問題，所以傳福音就是用道理說服人。他們沒有看到這是一場屬靈的爭戰，是要用屬靈的力量才能攻破撒但建築在人裏面的營壘。人那裏是撒但的對手呢！只有高舉主，就是讓主在我們身上有了出口，主就透過我們去對付撒但，這樣撒但才會退去。他不懼怕人，但他不能不懼怕主，我們也只能藉着主才能勝過他。

彼得高舉主，聖靈的權柄就出來，人就感到扎心。顯明是照着主所指明的，聖靈『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章8節）人可以給別人的意見折服，但折服並不就感到扎心，自己責備自己。責備人是容易的，責備自己卻不是簡單的，因為這和人的天然生命太背道而馳了。只有聖靈的工作才可以使那些給世界之神弄瞎了心眼的人的眼睛明亮過來，看到了自己的愚昧和罪污，看到了自己的可憐與絕望，這樣才會使人扎心，才會使人自己責備自己，這樣才會使人在神面前謙卑下來尋找救恩。不要看人有多少的理由來支持人該多注重人的話，我們只要認定，只有讓聖靈有地位作工，才能把人的心意奪回來，只有從心裏真實的高舉主，撒但才會退去。從前人的知識水平「低」的時候是這樣，現在人的知識水平「高」了也是一樣，這一些「高」與「低」絕不能影響屬靈爭戰的原則。因為那不是思想上的說服，而是人對神與撒但的關係的轉換，『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徒廿六章18節）『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西一章13節）這是屬靈的對抗，是屬靈的歸屬，因此重視使用思想的方法並不能接觸問題，更不能解決問題。只有讓聖靈的工作有出路，人就歸服神。

『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41~42節）這就是聖靈工作的果效，那些弟兄不單是信靠了主，並且那個「都」字顯明了一個非常寶貴的事實，就是他們全體都進入了屬靈的學習了，顯出了基督的身體的實際來，使徒們怎樣帶領，他們就怎樣的順從，結果就是擺出了教會的見證，活出了教會的生活。彼此接待，因為他們在主裏面成了弟兄，在基督的身體裏各自作肢體（參林前十二章27節）。他們心裏愛慕主，給主的愛充滿了他們，溶化了他們，所以他們記念主，天天的擘餅記念主，他們感覺主的愛太豐富，主對他們的感情太深厚，主為他們的預備太浩大，他們就是不停的記念主也不能與主為他們所作的相抵。正如一首詩歌上的話說，「永世時日雖然長久，給我讚美仍嫌不夠。」真實認識恩典的人，才會這樣戀慕賜恩的主。為了主的見證，他們又是同心的仰望主，在禱告上與主表同情，在禱告上站在主的一邊對付仇敵。除了聖靈作工以外，人沒有可能藉着人所能作的進到這樣高的地步。

人在這種屬靈的高潮中所唯一該作，也是唯一能作的，就是『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這是教會的見證生活的基礎，是順服的功課，也是進入真理的問題，總的一句話說，就是接受主的權柄，活在

主的權柄下，主看為好的，他們就承認是好的，是準確，是該付代價去得着的，主看為不好的，他們就放下自己的意念和標準，也不顧惜自己的生活習慣和愛好，單一的揀選主，討主的喜悅，就是這樣，他們就進入了交通，敬拜和讚美，仰望和事奉裏。這就是教會生活的基本內容，是順服主的人的生命自然的流露，勉強不來的，也裝假不來的。人服了主的權柄，主的生命在人裏頭有了出口，就流出這可喜愛的教會生活來。現今的教會，絕大部份失去真正的教會生活，只留下參加主日的聚會來作教會生活的點綴。可憐！但願主叫我們看見自己的缺欠，也看見我們在什麼地方失落了，好真實的回轉。

他們在交通的操練裏，又深一步的給帶領進一同生活裏，他們的身體感覺很強，肢體關係的認識也很深，『但神配搭這身子，把那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林前十二章24~27節）這樣的感覺使他們忘記了自己，使他們不寶貴他們所有的財物，他們看活在基督的身體裏，和肢體們共享神的恩典，比物質生活中的任何事物更寶貴。他們是這樣自然的給帶進這可羨慕的實際生活裏。有些人說，他們當時以為是主很快就回來，所以就這樣不顧自己的把財物交出來，這樣的說話實在是侮辱了我們這些弟兄，他們知道愛慕主回來是不錯的，但是他們也知道基督的見證要作到地極的命令，那時他們在耶路撒冷僅僅是作基督的見證的開始，他們不會愚昧到這個地步，就是這樣的吃喝等主再來。

透過這樣的交出來，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愛主的深度，也看見他們獻上自己當作活祭的心意，他們不是像一般人所說的「宗教狂熱」，他們是在屬靈的看見裏這樣作的，他們要顯出基督的身體。以後因為地理環境的限制，神的兒女不可能聚居在一些比較集中的地方，沒有再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各取所需來生活。生活的意義不在填飽肚子，而在同心事奉主，生活的目的不在求個人的好處，而在為基督作見證。雖是在形式不再聚在一起生活，但是這種生活的目的和意義對教會來說並沒有過去，這種生活的原則也沒有停止。十一章安提阿教會供給住在猶大的弟兄，林後八章馬其頓的眾教會的供給聖徒，聖靈藉保羅所指出的使弟兄們均平（13~14節），羅馬書十二章十三節的『聖徒缺乏要幫補』，都是這一個原則的延續，形式可以因外面環境的變動有所改變，但裏面的原則卻是不能改變的，現今的教會也失去了這一個見證的內容，中國的耶穌^霍（註）庭曾經恢復過這方面的見證，實在是太美的事。

（註）「^霍」是耶穌^霍庭所用的「家」字，好像是他們創出來的字，取義是在一所房子裏，有主與人同住就是家（^霍）。

當時主帶領他們這樣賣去田產家業而生活在一起，也許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為他們在八章受逼迫而分散到別處傳福音先作了一個預備，使他們可以輕省的儘快離開耶路撒冷，在人是不知道前面要發生的事，但在全知並管理環境的神，他全然知道要來的事，所以說這另外的一個原因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46~47節）他們把日常生活和紀念主並事奉主調和在一起，他們在生活中高舉主，聖經沒有具體提到他們怎樣的高舉主，但是在生活中充滿讚美就夠說明一切了，人不能在肉眼中看見主，但他們都能看見主所拯救的人，他們要透過基督徒來看見主，因此基督徒的生活裏的一點一滴都是在代

表主。高舉主的人，在他的一點一滴的生活中都在彰顯主。那時的教會既是這樣的彰顯主，就叫眾人都受了吸引，結果是『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這叫我們看出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來，假如說教會是圓週，基督是圓心，教會先活出向心的實際，主就負責叫人受吸引而歸向心（基督）。因此，福音在教會中如果得不着出口，我們就該先省察教會向着主的實際是如何，要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那麼教會就得先活出向心的實際，好讓主的福音在教會中得着出口，因為主不單是要看見有人得救，也要看見基督身體的建立。

有一些希臘文古卷在末後的一節是這樣的，『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會**。』特別的把教會突出來，英文欽定本也是這樣翻譯，達秘譯本也是這樣的提了出來。這一點是很有意思的，給我們指出神眼中所看的是教會的實際，他們那時沒有教會的組織和職員（長老和執事），也沒有禮拜堂，更沒有現今人以為不可少的儀式和體制，但是神就承認他們是教會了，教會是屬靈的團體，超越在眼見的組織之上，一群得救的人聚合，在地位上已經是教會了（參林前一章2節）。主帶領教會先是建立教會的實際見證，以後才按實際需要來帶領教會的組織和分工。神看重教會的見證實際過於教會外面的一切，就是說教會外面的一切（當然還是要在聖經真理裏面的）是要以教會的見證實際為基礎。但願主的話淘淨我們對教會的錯誤認識，別讓人的遺傳來妨礙教會的建造與成長，那也是撒但的一種蒙蔽和欺騙。

——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筈記》

使徒行傳第三至四章

第三至四章

『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三章1節）遺傳的觀念是說他們守着猶太人的規條，到聖殿去禱告。事實上他們選擇在這個禱告的時候上聖殿，恐怕還是因為這個時間一般人多集中在聖殿，是作見證的好時機。『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路五章4節）這話和當日他們在主面前所經歷的事，應該還是很新鮮的留在他們的記憶中，在禱告時刻的聖殿，正是水深之處，所以他們在那時去了，他們要在那裏大量的得人。神的兒女常把福音朋友領到教會的聚會中，把聚會製造成水深之處，那是非常對的一件事，因為主需要大量的人得着救恩。

癱腿的人向他們求賙濟，從物質的觀點上看，他是找錯了對象，但是從他真正的需要來看（這需要在當時他一點也不知道），他倒是找對了。彼得說得又好又清楚，『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三章6節）這一位耶穌基督比金銀都好，沒有金銀不要緊，沒有耶穌基督問題就大了。那天，那癱腿的因着耶穌基督的名，身體得了醫治，更接受了赦罪的恩典使他得了生命，也吸引了多人來尋找主的救恩。

這事情的寶貝不是在有一個人得醫治，而是寶貝在那兩位見證人裏面的心思，他看見了人眼見的那些可憐事，但卻不停留在那裏，因為他們看見了比眼見的可憐更可憐的事，他們越過了物質生活的感覺，看準了人真正的需要，不是在物質生活上的缺乏，而是在人和神的關係的調和。在他們的心思裏，再沒有一樣比主耶穌更寶貴，也沒有一件事比主耶穌更重要，他們承認他們什麼都沒有，他們只

有主耶穌，有了主耶穌也就夠了，有了祂就是有了一切。這樣的心思在我們這些稱為近代人的眼中是何等的不實際，但這不過是說出了我們的愚昧和膚淺。不經歷到主是唯一的寶貴，是不配作見證人的，因為見證的內容只能是主自己，見證的態度也是高舉主自己。

透過瘸子得醫治的事，彼得又一次的傳講基督耶穌的救恩，仍然是與第一次的訊息一樣，他所見證的，一點也沒有偏離神的應許和神的計劃，也沒有因為所行的神蹟就叫人注意了他們，以致他們擋住了眾人的眼睛使人看不見神。他們知道自已的地位，他們不敢也不肯代替神。『以色列人哪，為什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什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神卻叫祂從死裏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我們因信祂的名，祂的名便叫你們所認識的這人，健壯了，正是祂所賜的信心，叫這人在你們面前全然好了。』（三章12~16節）

從先知們的話，指明了耶穌是基督，也指明了救恩（教會的建立）是在國度以前，是人先悔改歸正，國度然後才會來，天要把主留住，一直等到教會建造好了，把國度（萬物復興的時候）引進來了，那時基督就要再來，建立祂的國度（參三章18~21節）。這訊息是何等重的提醒了我們，救恩不單是為了建造教會，更是為了國度的降臨，忽略了教會和國度，而單單着眼在人得救是何等的缺欠，對神的心意是體會得何等零碎而不完整，這樣就是以過程來代替目標，以現象來代替方向，結果得好處的是撒但，受虧損的是我們，同時神的計劃執行也受了延宕。

使徒們傳訊息是站在基督精兵的地位上，他們藉着訊息去對付撒但，要把給撒但綑綁和轄制的人釋放過來，所以他們爭戰的態度和武器都是高舉主。人一高舉主，撒但就受不了，他要反擊神的兒女，要破壞神的工作和基督的見證，他也要癱癱和瓦解神兒女們的鬥志。正當使徒們在說話的時候，撒但就鼓動抵擋主的人來干涉了（四章1~3節），下手拿住使徒，把他們拘押起來，等第二天來審問他們。從遠古到如今，屬靈的情況沒有改變，神的工作在什麼地方開始，撒但破壞的工作緊緊的跟蹤而至，所以神的工作在地上受到阻擋是正常的，是不足為奇的，因為現在還不是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時候，若是神的工作在地上一點也沒有受到阻擋，那就是希奇的事了，教會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這樣的情況出現，恐怕是說明了那工作並不是在主的手中，我們得要儆醒了，別要上當作了撒但的工具來對付主，要記住主說的話，『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路六章26節）

第二天，他們審問使徒的時候，態度和言語明顯是對付主。撒但的對頭是主，服在他的權下的人自然也是對付主。『你們用什麼能力，奉誰的名，作這事呢？』（四章7節）這是撒但像咆哮獅子的面目頭一次向神的兒女出現，人造成一種嚴厲的氣氛和勢派，要把神的兒女恐嚇下去，要神的兒女退後，不再承認主的名。在這一個時候，主叫彼得被聖靈充滿，更有力的承認主名，高舉主，也明確的宣告，『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四章12節）

這是主的負責，在需要的時候，藉着聖靈的充滿來供應了祂的見證人，叫他們有膽量來為主站住，叫他們有合宜的話來應對，叫那些抵擋主的人都感到希奇，因為使徒們是沒有學問的小民，這是他們明明知道的，在這些無學問的小民身上竟然出現了這樣的奇事，他們只能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就無法明白個中的道理，但是我們卻是清楚的明白，那是主的負責，祂的信實使聖靈作了使徒們的供應。人靠着自己是無法和撒但所管轄的世界體系（包括思想、文化、政治……）來抗衡的，不管人所有是如何利害，一碰上世界的體系就顯得軟弱微小了，唯獨聖靈作了供應，原來是無學問的小民都成了巨

人，『因為那在你們裏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約壹四章4節）

除了恐嚇，當時的官長對使徒們沒有辦法，只有使用人的權柄來禁止他們奉主的名來講論，面對着這種威嚇，使徒們昂然的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的，所聽見的，不能不說。』（19~20節）在形式上是他們受審判，實際上是他們審判了審判他們的人。不錯，是主的負責，叫他們有這樣大無畏的精神向主忠心，比對彼得在那使女面前三次不認主，我們就顯然的看出，人仍然是不久以前的那個人，那時是靠自己，如今是接受主的供應，分別就是那樣的大。但是問題還不在這裏，主的供應是不錯，但是主的供應是只顯在地位站得對的人的身上。前些時，遠遠跟隨主的彼得不能得着主的供應，如今站穩在見證人的地位上的彼得卻是充充滿滿的接受的供應。不要輕看站地位要站得準確的問題，若要神的祝福大大的顯出來，神的兒女們一定要學習站好屬靈地位的功課，因為一切屬靈的福氣都是在基督裏（參弗一章3節），神一切的豐盛也是在基督裏（參西二章9節）。

難處和恐嚇對那些緊靠着主站立的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只是催迫他們進到主的面前。對的，神的兒女在地上是無可恃，也無可靠，但是在天上神的寶座卻是他們穩固的保障，也是他們得安慰和供應的地方。他們把他們所遭遇的難處告訴神，並且承認難處，是照着主的預言出現了，但他們沒有求神把難處拿走，他們只求主給他們夠用的力量去接受難處，並且勝過難處，好更有力量的去見證主。這樣的禱告真是在主眼中給看為寶貴，也真是滿足主的心意，叫施恩寶座上的手不能不伸出來。真的，禱告，同心合意的禱告，都是神賞賜給教會的屬靈兵器，可以叫撒但蒙羞退後的，可以叫神的能力從天上給帶到地上來的（31節）。當日的教會不住的使用這兵器，可是現今的教會，大部份都讓這兵器長了鏽，忘記使用了。與其說是教會忘記了使用，倒不如說是教會受了撒但的欺騙，信任人自己過於神的能力，或者是相信人自己能夠作了，不必要去麻煩神了，不管是怎樣，這都是撒但的蒙蔽。沒有一個教會可以在缺乏禱告的情況下能給神用的，在教會裏也沒有一樣活動或工作可以代替禱告的，其他的工作還可以短期內缺少，禱告是不可以缺少，缺少了禱告，教會就要步入『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光景裏（啟三章1節）。因為禱告是教會所要使用的兵器，不單是為了攻擊仇敵，也是為了保護自己。

難處不單是把教會催促到神面前，難處也把神的兒女催迫進更『同心合意』（24節）和『一心一意』裏（32節）。主用着使徒們作中心，把信的人都團聚在一起，一同生活，一同蒙恩，也一同見證主，主在起初的教會中的帶領就是這樣，教會是常聚在一起的，也以常聚在一起為他們的喜樂，不像現今許多基督徒以聚會為重擔，重看個人的私生活或家庭生活，而不理會教會生活。這不是現今社會的生活忙迫所造成，這樣的說法不過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基督徒沒有把自己獻上給主。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兩次的提到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把田產賣了，『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是他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四章22節）說明了教會在獻上自己的事上不斷的更新，也不斷的在程度上進深，他們向着主的心是這樣的提高，心意都貼到主身上去，他們是這樣的付代價跟隨主，就沒有什麼人、事、物可以阻止他們常常團聚在一起，也喜歡團聚在一起。這實在是教會生活見證的一環，也是同一生命彼此吸引的結果。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廿九章18節）沒有難處，神的兒女就專顧自己，安逸就把他們向

主的心奪去，主容許撒但向教會掀起難處，就藉着難處來造就祂的教會，難處實際上成了教會的祝福，只要神的兒女靠着主不向難處低頭就對了。因為『人的忿怒要成全祢的榮美』（詩七十六篇10節）。

——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五章

第五章

當教會大大的蒙恩，屬靈的質與量都不住的提高的時候，撒但的破壞又跟蹤而來了。我想再一次的作這樣的提醒，許多在教會裏或在教會四周所發生的事物，如果我們把它們看成是偶然，或者是情理之常，那就很容易中了撒但的詭計。我們該清楚的認明，撒但決不肯束手就縛的，他不會眼巴巴的看着教會的建造而自己一動也不動的等待進入無底坑的時間。

早一些時候用恐嚇不生效力，如今他就改換一個方法來對付教會，外面的壓力不起作用，他就從裏面來出計謀。眾人的心都完全的向着主的時候，他就選擇那些可吞吃的人，惹動他們的肉體來腐蝕教會，『豈不知一點麵酵能使全團發起來麼？』（林前五章6節）神的兒女或許不知道罪與肉體是如何的破壞神的工作，或許也不夠領會它們所造成的破壞程度是如何的嚴重，但是撒但卻是深深的知道個中的利害，若能挑動神兒女的肉體，若能叫罪在教會裏找到扎根的地位，那麼他又可以叫神的計劃受損害。

這一次，他找到了亞拿尼亞夫婦倆，利用了他們的愚昧，向教會發動那隱蔽的進攻。他們倆看到弟兄姊妹們把所有都交出來，他們也照樣的交出來，別人是甘心的交出來，他們卻是感到肉疼，在那個交出來的熱潮裏，不交出來好像很難為情，要交出來又老大的不願意，在左右為難的時候，撒但的教唆就及時來了，他告訴他們可以同謀去作一次欺騙的勾當，既可以得了面子，又可保留財物來滿足自己。這好像是人的聰明，但骨子裏頭全是撒但的東西。肉體就是這麼一個壞東西，你只要給它一點點的體貼，就是給撒但開了大門，他就不請自來。

人可以受欺騙，但住在人裏面的聖靈不可能受欺騙；人可以給蒙蔽，但神卻不會給蒙蔽，祂是鑒察人心又是鑒察全地的主。雖然撒但這一次的攻擊是隱藏的，但是在主的眼中還是瞭然的。所以當亞拿尼亞把那留下了幾分的價銀帶到使徒那裏的時候，聖靈就已經在彼得裏面說話了。別人都是把全部的價銀拿來，亞拿尼亞心裏想，把幾分拿來，在眾人的眼中，他也是把全部拿來了，只要把那幾分價銀在使徒面前一放，他就可以滑過去了。但神不許可詭詐，欺騙，和肉體的滿足在教會中出現，祂讓彼得裏面知道了，就責備亞拿尼亞，『為什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麼？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3~4節）對，奉獻是甘心樂意的，不是勉強的，更不是強制的，可是撒但常挑動人的肉體，藉着這些屬靈的事來沽名釣譽，實際上卻是損害神的教會。亞拿尼亞作了愚昧的事，就從神的手中受了懲治，他的妻子也是同樣的受了懲治。

人不知道撒但的圈套，但神卻為祂的名敗壞撒但的作為，人與神同心，撒但又失敗了。當時神很

嚴厲的對付了這一件事，如今神好像沒有這樣嚴厲對付這些不義的事，好像神降低了祂的標準。不要自欺，神既然對付過這種事，就顯明了神不能容忍這種事，一切從撒但出來的東西，神都不要它存留，即使神不立刻就對付，將來審判的時候還是要受對付的。

亞拿尼亞的事件，正好給我們指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屬靈功課，神的兒女只該跟隨主來走，不該跟人走，只有主自己才是我們的引路者，雖然主常藉着一些弟兄作我們的帶領，但是主還是要我們跟隨祂自己，不是跟隨人。最屬靈的人還是有錯誤的可能，唯有主自己全然準確。『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章1節）『叫你們效法我們，不可過於聖經所記的。』（林前四章6節）屬靈人是我們效法的對象，但不能代替主，我們所跟隨的仍然是主。另一方面，跟隨主是直接從主那裏接受帶領，主必負責；跟隨人是接受人的意見和看法，不是出於主，和主沒有直接的關係，主不負責；人的愚昧，主必追討。

人的愚昧只會看到外表，沒有看到實際，『欺哄聖靈』，『欺哄神』，和『試探主的靈』，都一同指出屬靈的事都是直接聯到主的身上的。人的順服使主的權柄得着出口，人的背逆或是愚昧，卻是幫助了撒但對付主。這事是十分嚴肅的，求主時刻救我們脫離人的無知。彼得不因為看見金銀而迷了心竅，仍然保持着裏面的甦醒，守住了地位，神的能力就顯出來了，叫撒但蒙羞退去。

有一件事我們必須要注意，不管撒但是以那一種面貌出現，明顯的或是隱蔽的，也不管他的攻擊是從那一方面開始，內部的或是外來的，他的目標是直指向主的，他要用盡他的辦法來把主從地上驅趕出去，不叫主在地上有立足之地。他曾經鼓動人殺了主，但是主復活了。也升到天上去了，撒但拿主沒有辦法，可是他看到一樣，主雖然是升到了天上去，但卻藉着另外一個形式存留在地上，那就是基督的身體——教會，教會在地上依舊是彰顯主，引出主的權柄。撒但不能到天上去對付主，但他卻能在地上對付主的身體，他要把教會從地上連根拔掉，所以他極力的直接對付教會，實際上就是間接的對付主。教會成了屬靈的戰場，神的兒女也成了許多個分散的屬靈戰場。但願我們的靈十分甦醒，只讓主在這戰場上顯出能力，而不在這戰場上給撒但留地步。教會成了撒但攻擊的目標，所以教會在地上要經歷許多的艱難就不是一件希奇的事，那是正常的，若是教會沒有屬靈的難處，那倒是希奇的，不然就是教會已經不再走在主的路上，對撒但不起壓制的作用，撒但也就懶得去發動反擊了。

走過了一次的難處，主得勝了，也把更大的得勝賞賜給教會，叫神的兒女更活在同心合意裏（12節）。全教會都敬畏主（11節），福音的流更有力的沖激着四周的人，神的能力更大的顯出，叫人得醫治，得釋放，得拯救，眾人是那樣的受吸引來歸向主。看到這裏，我們可以先下一個結論了，在屬靈的爭戰裏，教會只要能站住就是得勝了，守住地位就顯出能力。因此教會的同心合意一定是能力得釋放的原因，眾人的心都連於元首基督，主才不會受限制。所以教會在向外作見證的工作以前，一定要在主面前好好的整頓這支屬靈的軍隊。從第一章看到這裏，我們清楚的看見，每一次的得勝，都是從教會裏面先開始的。

得救是一次信靠主，就永遠有保證的，但是在屬靈的爭戰裏，一次的得勝要引來下一次更厲害的爭戰，因此神的兒女們不要以為有了一次得勝的經歷，以後就可以安枕了，可以長久平靜了。沒有這樣的事，經過一次的失敗，撒但會下更重的手來對付神的教會，神也允許教會接受更重的擊打而更深的扎根在基督裏。所以雖然屬靈的爭戰無時或已，我們還是準備着接受了這一次，又準備着迎接下一

次，一直到我們站立在主面前的日子。

撒但挑惹起人的忌恨（17節），要對付神的兒女，要壓縮教會的發展趨勢，他們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監裏，要在第二天重重的處理使徒們。主的使者來釋放了在囚禁中的使徒，吩咐他們到聖殿去傳講生命之道。真是能滿足主心的使徒們，他們忘記了自己的安危，不因可以脫離了囹圄就遠跑他方，他們默然的順服主就跑到聖殿去宣告主的道。當那些抵擋主的人再次把他們捉拿，又嚴厲的對付他們的時候，他們一點也沒有懼怕和畏縮，反而理直氣壯的在抵擋主的人群前面明確的作了基督的見證，好一個『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29節）不單是話說得對，更難得的是『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不是少數人剛強，是全體都剛強，是全體都同心合意的站在主的一邊，是聖靈扶持着他們站在這凶險的場合裏，他們的眼中只看見主，不看環境，也不看人，這一下可把那些敵擋主的人氣壞了。

說是他們的剛強站在主的一邊把人氣壞了，倒不如說他們把撒但刺痛了。他們不是要故意惹動人的怒氣，當別人要強迫他們背棄主的時候，他們只能這樣站住，人要光火，就只能怪自己，不能怪神的兒女，因為這是一個權柄的選擇的問題，我們不可以怕人的權柄便丟掉神的權柄，撒但一切作為的目的就是叫人害怕，他知道『懼怕人的，陷入網羅。』（箴廿九章25節）你害怕了，他就成功了，你不害怕，他也就無能為力。

人給激怒了，他們就想要殺害使徒，這也是撒但叫人害怕的手法之一。當時使徒們真的是進入了極大的危險中，但是神的時候沒有到，誰也傷害不了他們，神負責拯救他們，神負責給他們開出路。沒有人會想得到，神會藉着一個敵擋神的人叫他們脫離危險。迦瑪列並不是同情他們，在他門下出來的掃羅就是抵擋主最兇的一個人，他也是要除滅主的，可是在他的嘴裏說出『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38~39節）輕輕的就把人的怒氣帶過去了，使徒們就在死地中走出來了。這真叫我們看見，『在我敵人面前，稱為我擺設筵席』的事實，在屬靈的爭戰中，祂永遠是元帥。

人這一次把他們打了，又再禁止他們奉主的名講道。從第二章起，我們看見了歪曲、恐嚇、腐蝕、鞭打，軟硬兼施的對付跟隨主的人，程度是一次比一次加深，但是神的兒女卻一次比一次的站得更硬朗。人可以使他們的身體受傷，卻不能使他們向主的心軟化，身上的傷痕不是他們的羞恥，而是他們的榮耀和歡樂，他們看自己無論那一方面都配不上神，但神使用他們去為神的名受辱，就因為這一個『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他們歡喜，他們繼續的高舉主，他們顯揚了主的得勝。這一個態度和心思是何等寶貴，我們都該向主說，「我們要這一個，主，把它也賜給我。」主為救我們，祂曾接受羞辱，我們也該為主看羞辱為榮耀。——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六章上半

第六章一至七節

神兒女們的同心合意，叫全教會都為了基督的見證動起來了，每一個人都站他自己該站的崗位，在殿裏，在家裏傳揚基督。他們那時雖然沒有認識基督的身體是什麼一回事，也不知道全教會事奉這

一個真理，但是在聖靈的帶領下，他們已經不自覺的進入了全教會事奉裏，活出了基督的身體的樣式，不像近代的基督教，僱請了牧師和傳道人回來，信徒便放棄了屬靈的責任，用錢來代替了他自己的事奉。事實上，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代替他自己該有的事奉的。

撒但不能忍受教會這樣的興旺，他的破壞又來了，他明白「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這道理，既然用暴力不能壓止教會的發展，那麼就進行內部的分化吧！這實在是很陰險的一招。教會長大起來，得救的人多了，因着言語的問題，給撒但找到了一條進攻的路線。人的天然性格是喜歡以自己為中心的，與自己有一點淵源的東西都比其他的東西重要。撒但掌握了人這一個弱點，就挑撥起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說在生活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1節）。這問題看來好像並不嚴重，只不過是人的疏忽，但骨子裏頭卻不這麼簡單了，因為是在神兒女中間劃了一條界線，我們是說希利尼話的，你們是說希伯來話的，你們瞧不起我們說希利尼話的人，你們沒有看我們是弟兄姊妹，你們看我們是好欺負的，所以不把我們中間的寡婦放在眼內。啊！這些怨言的裏頭，包藏着撒但的惡毒，把人的自己完全挑動起來了。這計謀若是作得成功，教會的同心合意便給破壞了，基督見證的破口也就出現了，教會一下到分裂的光景，什麼見證也都完了。

在伊甸園裏的人沒有神的生命，所以不容易抵擋撒但的引誘，但主是住在教會裏的主，聖靈也管理着教會的一切，人應付不來的時候，祂會供應教會所需要的，也帶領教會去處理那屬靈的難處。當時的教會有身體事奉的樣式是不錯的，但對身體事奉的實際還沒有認識，對肢體的配搭而顯出身體這一點也不明確。很顯然的，那時教會的行政與事務都是使徒們一手包辦起來，這對教會的成長會起不良的作用，主就藉着撒但這一個攻擊把教會帶進肢體的配搭，或者說是屬靈的分工裏，這時才出現神所給教會命定的局部組織，使教會的事務可以上軌道。我們又一次的要說，『人的憤怒要成全祢的榮美。』

在這一次隱藏的爭戰裏，主為教會明確了工人的事奉內容，也確定了在事務上事奉的職事，『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2~4節）工人撇開神的道去管理事務上的事實在是不合宜的，聖經的話是這麼明顯，可是許多的基督教會好像是視而不見的樣子，要求工人在教會中作事務的總管，這實在是傷害了工人的恩賜和主的託付，教會也沒有得到好處。

主定規工人的職事是祈禱，但是許多的工人卻缺少祈禱，不是說他們不願意祈禱，但是基督教的遺傳和一些沒有根據的觀念，把不少工人所不該去摸的事務都加到工人身上去，叫工人的禱告受了剝奪，同時也剝奪了神兒女們的事奉。基督教的遺傳中的「聖品人」和「平信徒」的劃分，更是造成這一種雙重剝奪的心思上的原因。不少稱為「熱心」的信徒，他們不管神的工人禱告的生活是怎樣，他們只要在工人身上看見事務的成績。他們還以為這才是對的，這些和主的定規是離開得多遠啊！

工人的職事不單是祈禱，還有傳道，傳道的原意就是話語的職事，就是用話語來供應教會。祈禱和話語的職事是連在一起的，祈禱引進話語的職事，話語的職事又引進祈禱，沒有祈禱，話語的職事就缺少生命的供應和能力，沒有話語職事，在祈禱中所接受的負擔就沒有出口，就是這樣的一個屬靈的循環，把神的心意強有力的帶進教會。因此，工人就當專心在這個職事的範圍內事奉主，一般來說，

應當盡量別讓其餘的事務來打岔工人的專一。事奉上該專一，恩賜使用上要專一，都是主所吩咐和安排的，也是肢體配搭的實際（參羅十二章4~8節）。教會長久以來的軟弱，沒有肢體配搭事奉是一個原因，工人的職事受打岔也是一個原因，這是二而一，也是一而二的原因，彼此影響着的。主若願意，就叫我們脫離這些愚昧，但主定然是願意的，問題倒是我們願意不願意。

他們當時選了七位弟兄來負責管理飯食的事，那時他們是否給稱為執事，聖經上沒有明說，只是說『那七位』，但在職事的內容來說，那實在是執事的職事。執事不是管理行政的人，而是執行事務工作的，按着字義來說，執事就是作事的人。教會實在是有許多的事務要作，需要有弟兄專一的負責去看管，好讓工人能專一的去運用他們的恩賜去供應教會，或者是讓長老能專一的教導和管理教會。我們不知道長老是在什麼時候開始顯出來，但是執事的職事大概是比長老先顯出，因為當時使徒們都在，兼管了長老的職事，但是不管怎樣，這些屬靈上的分工是主的命定，也按着主的時候來滿足實際的需要。

有一件事是必須指出來的，這七個人的選出，絕不是現今人觀念中的民主方式，因為他們的被揀選是有條件的，首先他們一定要具備相當高的屬靈份量和屬靈的品格，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雖然是管理飯食，但因為是在主裏對弟兄們的服事，就成了一件屬靈的事奉，在屬靈的事奉上，屬靈的品格比工作的技能要重要得多，不可以把這個次序顛倒。其次，他們被選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大眾都喜悅，原則上是和馬提亞被揀中一樣，是接受主的權柄和聖靈的管理，不是人的意見的協商。末了，還得使徒們說「阿們」，這是一個印證。處理屬靈的事就得用屬靈的方法，不然就是作錯了。屬靈的事不單是動機要對，目的要對，連手續也必須要對。

這七個弟兄是站着接受使徒們的接手（6節），不像現在人所作的，給人接手的站着，接受接手的跪下。使徒們認識他們不過是人，與弟兄們是同作弟兄的。接手在這裏只不過是一個承認弟兄們的職事的動作，他們並沒有高過弟兄一等。比對着神的話，我們實在感到許多的遺傳在教會中破壞了屬靈的實際（此事可參看啟十九章10節，廿二章8~9節），也迷糊了神的兒女們對屬靈的原則的認識。

經過了這一件事，『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7節）這裏值得注意的是有許多的祭司信了主，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人能從律法裏出來已經是不容易，執行律法的人能從律法裏出來那實在是大事，並且不只是一個，而是許多。這顯然是神作工的結果，可是我們不能忽略，教會與主同心讓主的權柄有出口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從舊約的時代直到如今，神把祂自己的工作法則限定在人與神的同心裏（參看賽四十五章11節；結廿二章30節；約壹五章14節），特別是在教會的建造上。從提前三章看到，教會的職事一顯出來，基督的榮耀就給帶出來。——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六至八章

第六章八節至八章四十節

神賜福給耶路撒冷的教會，不單是使徒們大有能力見證主，許多弟兄姊妹也是同樣的有能力見證

主，司提反不單是在管理飯食的事上服事神的兒女，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作了神權柄的出口並福音的見證，人在他憑着智慧和聖靈所說的話裏羞愧（10節）。人老羞成怒，便收買人來捏造假見證來對付他，也隱藏了殺機。撒但真的要顯出咆哮獅子的面目了，人的暴怒不過是撒但的心意流露，目的要除掉司提反，好鎮壓其他的基督徒。

情勢雖是凶險，在公會上被控告的時候，主給司提反裏面滿有安息，人看見他的面貌如同天使的面貌，主大能的膀臂扶持着他，真的，沒有一個屬靈的爭戰主會單獨讓祂的兒女去擔當的，祂陪伴着祂的見證人，與他們一同承擔從仇敵來的對付。要是看環境，沒有一個人可以繼續在主的路上向前走，但是看到或是感到那站在我們旁邊，又加添我們力量的主，就是更凶險的環境也不會放在心上。

儘管人捏造許多假見證控告司提反，司提反不為自己辯護，反而理直氣壯的公開作了見證，從神揀選亞伯拉罕開始，一直到主被殺害為止，把這一段歷史時期裏神百姓的背逆沒有留餘地的責備出來，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司提反的氣憤話，但是留心的看進去，我們發現一件十分嚴肅的事，司提反是憑着聖靈講話的，顯然這一番話不是司提反自己在說話，而是神藉着司提反在說話，對那些背逆的百姓作了定罪的宣告。

人對神的悖逆是歷史性的，撒但控制了背逆的人的心思，對神宣告定罪的反應不是悔改，而是更加倍的頂撞，撒但惹動了人的怒火，並且把這怒火吹旺，他們就要殺司提反，主也悅納司提反在這一個時候擺上性命來見證祂，向人證實賠上自己的性命而得着主也是值得的。在這時候，主叫司提反又一次得着聖靈充滿，好安詳的接受為主殉道，死亡只能對付貪生怕死的人，卻不能動搖看見了主榮耀的人，流血並不能壓制神的兒女，只是催促神的兒女再往前走，掌死權的魔鬼只能網綁服在他權下的人，卻不能勝過在復活的主裏面的教會——神的兒女。套用人的一句話，這話在神兒女的身上才是真實的，一個司提反倒下去，千千萬萬司提反站起來。

司提反用他的性命來作主的見證，亞伯的血是見證了人的被定罪，司提反的血卻見證了基督的寶貴，這樣的見證人要回到主那裏去的時候，主的心怎能不給摸着呢！『你用眼一看，用你項上的一條金鍊，奪了我的心。』（歌四章9節）司提反把自己完全的擺上祭壇就是那條金鍊，在凶險的情勢下的抬頭仰望，這些都叫主的心給奪去。歷史上第一個人為基督捨去了性命的時候，那本來在父的右邊坐了下來的主（參來十章12節，八章1節），也為着他站了起來（七章36節），好歡迎他回家，也叫神的兒女大受安慰，在賜生命的主手中，死亡並不是可怕的，看見了主的顯現，難處也不成為重擔。當那些石頭一塊一塊的落在司提反的身上，這些叫人忍受不住的痛苦，因着聖靈的充滿，因着看見了那體恤人的主，沒有叫司提反感到絕望和悲哀，反倒讓他顯出了基督生命裏的柔和與憐憫，『主阿，不要將這罪歸與他們。』（七章60節）又悲壯，又美。司提反是倒下去了，不，是睡了，是安息在主的手中，等候那復活的清晨來臨，他要起來，站立在宇宙之間作基督得勝的標誌。

司提反是死了，一個見證人的路也走完了，撒但也因着這一個蒙羞了。

一個司提反倒下去，許多個司提反站起來，在第八章裏就清清楚楚的看見了，但是在這許多站起來的人中間並沒有保羅在內。不少人說，司提反的死感動了掃羅，使他以後悔改歸主。這種說法絕不是事實，掃羅的悔改是因着主的顯現和主無限的赦免恩典，不要說掃羅沒有因司提反的死而受感動，當時他也許還後悔因為要看守衣服而沒有親自下手用石頭擲死司提反呢（七章58節）！司提反的被害

是掃羅激烈反對主的開始，他喜悅司提反的受害（七章60節），沒有一點的憐恤和同情，接着還發起一連串劇烈的迫害（參廿六章9～11節），他還以為這樣作是為神大發熱心（參腓三章6節）。掃羅是撒但陣營裏的急先鋒，他是殺害司提反的幫兇，是神的憐憫把他改變過來的，神的大愛真是遠超口所能述和筆所能描，是愛叫司提反獻出自己，是愛叫掃羅成了保羅，是愛叫撒但蒙羞退後。

司提反的被害好像是教會全面受逼迫所發的第一鎗，這鎗聲響過了以後，教會所受的大逼迫就來到了。掃羅領頭來殘害教會（八章3節），一些人給下在監裏，相當部份的人就離開耶路撒冷，剛剛成形的教會立刻受到了摧殘，撒但又耀武揚威了，這一下的重擊，教會好像是要完了。別忙亂，我們留心的看看，有兩件事情擺在這裏，叫趾高氣揚的撒但笑不出來的。

頭一件事情，在這樣凶猛的殘害裏，使徒們沒有離開耶路撒冷（八章1節），他們巍然屹立在這主耶穌被殺之地，依然在這腥風血雨的地方站住在見證人的地位上。早些時，撒但所興起的抵擋，鎗口都是指着使徒們的，可是在這一次的大風暴裏，使徒們不只是堅守崗位，而且沒有受到一點點的傷害，這是顯而易見的是主在他們四周圈上了籬笆，也差遣了使者在他們四邊安營護衛他們，撒但的權勢雖兇，卻不能越過主所劃定的界限。

另外的一件事才是重要的，給撒但所起的反擊作用是十分大的。不錯，許多神的兒女被迫離開了耶路撒冷，教會好像是給打散了，潰不成軍了，不能活動了，也不能起作用了，因為信主的人只顧要逃難也來不及了，那裏還能作基督的見證去建立教會！這個想法只是撒但心中的如意算盤，事實並不是如此。從外面看來，他們實在是逃難，但實質上他們卻是在一種非常的方式裏給主差遣出去作福音的使者（八章4節），無數的人很快的就分散到各處傳道去，叫福音更快的傳了出去。這恐怕是撒但所始料不及的，他仍然是在神的掌管裏，我們又要再一次說，『人的憤怒要成全祢的榮美。』

我們可以這樣說，教會在耶路撒冷生長和建立得很不錯，但是主所要他們作的是『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福音沒有離開耶路撒冷是不對的，基督的見證不能停住在耶路撒冷，必須要出去，直到主的名字在地極給人傳揚。當時教會是否只是享用屬靈生活的甘甜，而捨不得離開耶路撒冷，因此主就允許逼迫臨到，催促他們出去呢？我們不敢肯定，但是很有可能，事實上很顯然，福音是因着這一次的逼迫就經過了猶太，到了撒瑪利亞，並且指向了地極。主的教會在各處都建立了起來。從難處的表面看難處是一件使人喪氣的事，從主裏面看難處卻是神榮耀的作為的顯露。『神阿，祢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祢使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身上，祢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祢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詩六十六篇10～12節）看見了主的手，我們又要宣告說，「撒但，這一回你又輸了。」

團聚是為了在交通中享用主的豐富，分散是為了福音的傳開。腓利穿上福音的鞋子走到了撒瑪利亞，神的能力藉着他大大的顯出來，許多人都信靠了主。這點也印證了他們不是為逃難而離開耶路撒冷，逃難是為自己，主不能使用專為自己人，他們是在主所安排的環境帶領下分散出去，這是主的手，他們跟着主的手行走，主的手也在他們身上顯出大能。每一個神的兒女都是神福音的出口，比對現今的教會，有了傳道人，信徒就樂意放棄作福音見證的權利，還以為是理所當然的，教會在這世代中那得不軟弱！當時教會還沒有以弗所書來讀，但在聖靈的管理下，他們實際的活出了『各盡其職』。

福音是包括了天下各族，各國，各方，各民的，不是猶太人的專利品，所以當撒瑪利亞人信主的

消息傳到耶路撒冷，主帶領彼得約翰到他們那裏去（八章14節），人也許是想他們去察看一下，但主卻是要他們去看看主悅納撒瑪利亞人的印證。藉着聖靈恩賜的顯出在撒瑪利亞的信徒身上（八章17節），就讓人清楚的知道神不只是悅納猶太人，也悅納猶太人以外的人。主這一次的作為，真的叫撒但失去了還手之力，那個本來稱為『神的大能者』的行邪術的西門，也歸向了主。垂死的人還會掙扎，撒但那時還沒有到垂死的地步，他當然要掙扎，他利用了這個本質不大好的西門，向使徒行賄賂，要把聖靈的恩賜當作商品來買賣。這一面是腐蝕神的工人，一面又是貶低了屬靈事物的價值，對主是一個侮辱，對主的工人也是一個侮辱。撒但要將一個貪財的心思放進神工人的心裏，彼得沒有給他留地步，很嚴肅的拒絕了魔鬼的誘惑（八章20節），他們不是為增加財物而生存的，他們活着的目的是為了福音（八章25節）。

這裏要重覆一個問題，為什麼等到彼得為他們按手禱告的時候，撒瑪利亞人才『受聖靈』呢？是否受聖靈一定要經過按手禱告呢？我們該注意，他們當時是很簡單的根據有沒有聖靈恩賜的顯出來決定人有沒有受聖靈（八章15~16節），但事實上撒瑪利亞人在信靠主的時候就受了聖靈，因為受聖靈的條件是信靠主（參看徒二章38節；弗一章13節），這是一個應許，所以撒瑪利亞人信靠主的時候必定按神的應許接受了聖靈，不然的話，若不是神忘記了祂的應許，就是腓利沒有把福音傳得準確。但是神的信實與公義不允許神忘記祂的應許，腓利的恩賜是傳福音（參廿一章8節），若是腓利傳錯了福音，神就不會緊接着使用他去曠野向埃提阿伯的太監傳福音，叫福音因此傳進了非洲，作了福音指向地極的開始，並且此後還繼續的使用腓利，所以這兩個假設的可能性都不成立的。因此，神等到彼得按手禱告的時候，才讓聖靈的恩賜顯在撒瑪利亞人身上，完全是要向猶太的教會印證神悅納人的範圍（參徒十五章8節）。

主的恩惠和能力在那時得以大大的釋放是有人這一方面的原因的，從腓利到曠野去的事上可以看出來，他完全服在聖靈的管理和帶領的底下，他不問理由的順服主，只要是主的吩咐，他就遵從。不因主先領他向北，現在要他『往南走』就與主辯論，他也不管曠野有沒有人，主說去，他就去，連貼近那太監所坐的車子也是根據聖靈的指示（29節），是那麼細緻的活在聖靈的教導裏。主得着這樣的人，福音的大能就釋放出來。在那時，腓利只是千千萬萬個這樣的人當中的一個，主在那時有那麼多這樣順服祂的人，福音就像烽火燎原的燃燒開了，神的兒女到了什麼地方，那一個地方就成了福音的前線，就攻下了撒但的營壘。啊！求主使我們在這一個世代中也作這樣的福音戰士。——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九章

第九章一至三十一節

撒但的闖將掃羅實在是很賣力的掃蕩神的教會，我們不知道從司提反殉道時開始的逼迫延續了多久，但有一件事是我們知道的，就是掃羅在整個逼迫教會的時間內的摧殘工作作得很透澈，他不以在耶路撒冷對付神的兒女為滿足，他還要到外地去搜捕信奉這道的人帶回耶路撒冷來受處理。所以他從

大祭司那裏取得了文書，往大馬色去執行摧殘教會的工作（1~2節）。在這段的記載來看，當時逼迫教會的範圍很廣，逼迫的程度也很深入，逼迫的時間也不算短，撒但的心意是想把教會從地上連根拔掉，從表面上看，這次他發動的逼迫是獲得勝利了，他就慫恿掃羅進行乘勝追擊，對信靠主的人窮追猛打。

神並沒有讓撒但洋洋得意，我們不會忘記上一章所記錄下來的事，正是與掃羅逼迫信徒的時候同時發生的。主還作了一件大事，不單是停止了掃羅的迫害，並且也把掃羅得了過來，倒轉鎗口來對付撒但，並且還成了主所大大使用的使徒。事情的經過好像很戲劇性，但卻是教會歷史上的一件真確的大事，神在這一件事上給撒但的打擊很不輕，他作夢也不會想到發生這樣的事，他所愛的闖將竟為基督作了強有力的見證人。

教會在當時真的是受着很強的壓力，主要親自伸出手拯救，好停止這次暴虐的迫害。當掃羅快要到大馬色的時候，主親自向他顯現，和他說話，叫他知道了自己作了何等大的愚昧和背逆神的事。這一下叫掃羅震驚到一個十分利害的程度，以致在主面前痛悔，三日不吃也不喝（9節），就是俯伏在主面前認罪禱告（11節）。掃羅的回轉，確實是給了我們許多的安慰和啟示。

首先，像掃羅這樣反對主的人，罪過比彼得三次不認主還要重得多，但是主的恩典卻是把它完全的遮蓋掉，一個悔改歸向主的人，主絕不會拒絕他，不單是不拒絕，而且還要重重的使用他，這是何等的恩典！實實在在的是不究既往的恩典，多少罪大惡極的人都能在這恩典中找到了生機，掃羅是其中的一個，他是真實認識恩典的人，所以他公開的說：『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一章15~16節）『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十五章9~10節）我們為主爭戰的人，難免常有過失，但是帶着我們的創傷轉回到主面前，我們的統帥的憐憫把一切的缺陷（憾）都給填滿了。

其次，那是一個太寶貴的啟示，『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我？』『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4~5節）『你用腳踢刺是難的。』（廿六章14節）這些話說明了基督是頭，教會是祂的身體的事實。基督的身體受傷害時，作頭的基督怎能沒有感覺呢？完全的有感覺。掃羅所對付的是教會，但主說掃羅在對付祂，教會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教會，這一個合一的關係是何等寶貴，人對付教會就是對付主，身體受了對付，頭就立刻有反應，誰都不能拆開基督和教會的關係，頭要為着教會來講話，基督不允許教會受不是祂所許可的創傷。『耶和華……就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卅二章10節）『摸你們的，就是摸祂眼中的瞳人。』（亞二章8節）主允許教會經過患難，在患難中建立祂的教會，但祂不許可撒但摧毀祂的教會，因為教會是祂的身體，對付教會就是對付祂自己，祂不會靜默不言，祂要叫對付教會的人成了踢刺的腳。

還有，掃羅是去搜捕信奉這道的人（2節），這道不是真道的道，而是道路的道。再參考十九章九節，廿三節，廿二章四節，廿四章十四節，廿二節。就叫我們看到一個屬靈的事實來，主說祂自己是道路，把人引到父那裏去，在父那裏與祂一同作兒子，所以信靠主的人都是進入一條道路上的人，這道路就是主自己。信靠主的人就是在主裏面行走的人，不走在主裏面就是錯誤，就是虧欠主。當時，神的兒女都是走在主裏面的，彼得在這路上走，約翰在這路上走，腓利在這路上走，叫掃羅從苦境中

得釋放的亞拿尼亞也在這路上走，巴拿巴也在這路上走，數不過來的神的兒女都在這路上走，那麼多的人在主裏面走，撒但就受不了。今天許多稱為信主的人，卻沒有真正的進入道路，沒有多少人在道路上走，撒但也就感到輕鬆舒服了。主，叫我們看見這是道路，也叫我們走在道路上。不是作聽道（理）的人，而是作走道路的人。

保羅轉回過來，經歷了主的赦免，嘗到了主的體恤，心裏火熱，用從前對付主一樣的熱情來見證主，這也是惹動撒但震怒的，就要利用人的情緒來除掉掃羅（23節），要弄掉了他才甘心。主不許可，掃羅沒有進入人的網羅，反倒平平安安的上耶路撒冷，找到了主的教會，但是因着過去殘害教會的歷史，門徒都不敢接待他（26節）。這裏面又有撒但的詭計，人不知道掃羅要在主的手中成為何等樣的器皿，撒但卻是知道的，他要趕在掃羅成為主手中的器皿以先毀了他，外面給他追殺，裏面要給他灰心，一個生命的嫩芽很可能就是這樣枯萎了。一腔熱血的站到主一邊，可是稱為弟兄的人卻不給他體諒，這一潑冷水頂容易叫才甦醒的人心灰意冷，從此就退去了。『沒有人能用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箴廿一章30節）撒但也不能。神安排了一個滿有體恤人的恩賜的巴拿巴在耶路撒冷（參四章36節），現在主就用着他把掃羅帶進聖徒的交通裏，叫他堅強的站立在見證人的位置上，也接受了肢體們的保護（28～30節）。人喜歡看外面，不大會看裏面的生命，保羅曾經憑外貌認過基督，結果就是敵擋主，那時門徒憑外貌看掃羅，差點就中了撒但的詭計，毀了保羅，一切憑外貌來判斷的事，背後都有撒但的詭計。要學習憑着主的生命來認識事物，好使我們不會走進撒但的網羅，胡裏胡塗的幫助了他來對付主。

因司提反而引起的逼迫，又因着掃羅的轉回而結束了。教會這次所受的傷也許是不輕，但體恤人的主壓止了撒但的凶焰，叫『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31節）教會能站住，教會就能成長，因為教會是基督生命的組成。主帶領教會經過大風暴，也給教會平靜的環境來整頓隊伍，好準備迎接下一次要來的爭戰。——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九至十一章

第九章三十一節至十一章三十節

主給教會一段平靜的日子，讓教會在經過大爭戰後可以歇息，也要在這一段日子裏把教會更深入的帶進真理裏，在真理裏更深的扎根。教會需要有不住湧流的熱情，但教會更需要把這湧流的熱情導注進真理裏，再從真理裏流出來。只有這樣，教會所擺出來的見證才會準確，才能有力，見證不單是一股熱流，更是真理的迸射。沒有真理作基礎，見證是沒有根據的，只不過是人的狂熱表現而已，神並沒有因此增加什麼，人也不會因此而遇見主。

主在這一段平靜的日子裏帶領彼得到各處去（九章31節），一面傳福音，一面藉着神的大能所顯的神蹟來見證基督，他醫治好了因癱瘓躺臥了八年的以尼雅（34節），他也叫多加從死裏復活（41節）。可是彼得這一次的出外工作，在主的計劃中主要的還不是叫他去行神蹟，傳福音，而是要把祂帶到約

帕這一個地方來等候主所要作的一件大事，這事關係着神的永遠計劃，也關係着教會建造的基礎，更可以說，主在為着教會前面的道路來作新的預備工作。這事實是在太大了，我們看下去就知道，是一場更隱蔽，但卻是更尖銳的屬靈戰爭的序幕戰。

福音是先傳給猶太人的，福音的見證也是先託付給猶太的信徒的，這些長久在舊約律法下生活的猶太信徒，不自覺的把律法的觀念滲進了福音裏，這是撒但所求之不得的，現在卻意外的因人的愚昧垂手可得。過去福音工作還停留在猶太人中間的時候，這一個缺口還沒有機會顯露，如今福音要指向地極的時候，這個缺口就顯出極大的破壞作用了。主要在這破壞作用還沒有發生效力的時候，就來堵住這一個破口。

主記念那敬虔尋求神的哥尼流，一面差遣使者啟示哥尼流，叫他派人去約帕把彼得請來（十章3～5節），一面又藉着異象向彼得說話，要解開彼得心裏的結，好讓他能跟上主的腳步。在當時的教會中，很自然的流傳着這樣的觀念，以為福音單是為猶太人的，如果外邦人要信主，他就得先進了猶太教，行了割禮，然後信靠主，經過這些程序，外邦人才能得救。照着律法的觀念，外邦人若不是藉着割禮先歸入亞伯拉罕，他們不會蒙神悅納的（參出十二章43～48節）。這一種觀念在使徒們的心中也是很重的，彼得也沒有例外。這一段隔斷的牆若不拆掉，主的計劃就要受攔阻，教會的建造就要受打岔。

律法的觀念把人綑綁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叫人不能很單純的接受神，或者是不許別人很單純的接受神，所以主要從屬祂的人的心思裏除掉這些東西。因此，彼得在禱告的時候，主在異象中給他看見了一些地上的活物，從天降下，並且有聲音對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十章13節）照着律法的條例，這些東西是不能吃的，因此，彼得不敢答應，但主對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15節）這樣一連三次，那物才收回天上去。彼得思念這事的意思的時候，哥尼流派來請他的人就到了，聖靈告訴彼得去接待那些來找他的人，並且跟他們去（19～20節）。因着神在彼得的心思上先作了工，他才肯打破猶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閡，歡然的到哥尼流的家裏去傳福音，明顯的打開了向外邦人傳福音的門。

在使徒行傳裏，頭一次提及見異象的記錄是在第九章十節，接着就是第十章，以後還有好多次提到見異象的記錄。好像十六章九節，十八章九節，廿二章十七節。因為現在好多人把「異象」胡亂的使用，造成人對異象的真意弄迷糊了，我們在這裏來澄清一下。根據這幾處的記錄，（其實整本聖經裏的異象記錄都是一樣。）異象不是一種特別感覺，也不是一種特別思想，也不是一種特別的體會，異象是人的肉眼真實看到的一些不尋常的事物，是關乎神的計劃的，說清楚一點，是神計劃中一些關鍵性的事。在人不容易明白神的關鍵性的旨意的時候，或者是人明白了神的關鍵性的旨意，但是不容易順服神的帶領的時候，神才用異象來給人引導。一般來說，神是藉神的話和聖靈來引導人，只有在非常的時間裏要作非常的事時，神才使用異象來引導人。好像彼得心裏的律法觀念很堅牢，非用異象不能把它打破，若不把它打破，就阻攔神的工作。所以神在異象中讓他認識，他們所看為不潔淨的外邦人，神已經收納了他們，讓他們有了天上的地位，他不該再把他們看作不潔淨而拒絕他們。許多人開口就是異象，閉口又是異象，事實上卻根本不知道異象是什麼，異象雖然不是什麼神秘的事，但是也不是神會濫用的事。

因着十章裏的異象，是關乎兩方面的人的，就給我們很清楚的看到神在不同的人身上引導同一件

事的時候的法則，這法則保護着受引導的人，不致因人的愚昧而走進撒但的陷阱。許多人常常喜歡去替人尋求神的旨意，或者以個人的意思強加在另一方面或多方面有關的人身上，硬說是神的旨意，結果不是叫神的兒女弄得不歡而散，就是落進魔鬼所送來的疑惑裏，懷疑神。這裏顯然給我們看到，在兩方面或多方面有關的人接受同一件事的引導，有關的人是彼此印證的，沒有彼此的印證，那些「引導」很可能只是一方面的人的意念。

律法既然是出於神，為什麼到了新約的時候，律法竟成了神的工作的阻攔呢？我們先來注意到律法在神的計劃中的功用，或者說律法在神的計劃中的歷史任務，『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來十章1節）『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西二章17節）神當日藉摩西傳下律法，表面上的功用是指引以色列民歸向神，照着神的心意生活，好得着神的悅納。這一個功用的反面，就是人若是不能照着律法行，那就要落在神的定罪裏（參羅三章19～20節；加三章22～24節）。在這表面的功用以外，律法最大的功用就是作了將來美事的影兒，預表那美事的本體——基督，所以律法是說出基督，作屬靈的事的訓蒙師傅，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叫人因信基督而得救。現在基督已經來了，本體已經出現了，那影兒的功用就已經完畢了，也就是說，律法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這一個作影兒的階段也結束了。到了這一個時候，若是還停留在律法的階段上，就是跟不上神的計劃，落在神的工作的後面，結果就起了絆腳的作用。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律法既是出於神，是神對人的公義要求，神不可以隨意把律法停止。主自己也說，『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太五章18節）『莫想我來是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太五章17節）對，律法是不能廢掉，一定要滿足律法的要求，人沒有辦法滿足律法的要求，都落在定罪裏。基督來了，一面以祂自己的生活去滿足律法，又一面代替罪人去滿足了律法的定罪。這樣，基督就滿足了律法，成全了律法。律法要求人在神面前作完全人，基督就在神面前作了完全人，律法要求罪人死，基督就替罪人死了。所以羅馬書三章卅一節說：『我們因信廢了律法麼？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律法一切的要求，我們都承認是對的，不該廢去的，但是基督既然替我們滿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的事就成為過去，不再發生功效了。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神讓彼得見異象的事，彼得看見了異象，他就面對着一個嚴肅的揀選，繼續留在律法的觀念裏呢？還是進入恩典的真理裏呢？這是一個實際跟隨主的問題，跟隨主就得叫人自己受對付，要堅持自己所有的就不是跟隨主，而是要主跟隨我。人能否進入真理，不在乎他是否認識真理，因為主應許說：『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約十六章13節）因此，認識真理不會有難處，聖靈會負責任教導。人進入真理的難處是在人的自己，人最熟練找理由來保護自己，原諒自己，人的自己一保留下來，就不能進入真理，就不是跟隨主。人肯放下自己，叫自己受對付，便能進入真理。彼得要放下自己實在也不容易，因為那不單是他一個的問題，他還要考慮到他所處的環境，他所要面對的律法觀念很濃厚的耶路撒冷教會，這些顧慮都是很重的，個人的習慣放下比較容易，忍受輿論的壓力不容易。彼得終竟是跟隨主的人，毅然的揀選了真理，也進入了真理，雖然在以後的日子，他曾一度輕輕的動搖（參加二章11～14節），但是他仍是頭一個肯付代價進入了恩典的真理。

彼得順服主的帶領，到了哥尼流的家，在那裏向外邦人傳福音，他明說，若不是主清楚的引導，他是不可以與外邦人有來往的（十章28節）。他把基督的赦罪恩典向眾人述說，這些人本來就是尋找神的人，他們的心早就預備好了，當彼得一說到『凡信祂的人，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十章43節）這是頭一次很清楚的把人得赦罪是因着信說明出來，得救完全是因着主的名，沒有任何附加的條件，更不用憑藉守律法。主自己也親自印證這一點，彼得說到要信主，他們立時就心裏相信了，聖經這樣的記錄真是有意思，『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44節）在這一個時間裏發生這一件事實在不是偶然的，是有主的管理與安排的，祂要藉着聖靈的恩賜在這樣的情形下顯出來，印證神悅納外邦人，就是神在基督裏悅納各式各樣的人，並沒有分別。人在外面所有的分別，在基督裏都不存在，正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人在逾越節那一個晚上得保存，並不是因為他是以色列人，而是他是否停留在有羔羊的血的記號的房子內，他是以色列人的長子，若是他不留在塗了血的房子裏，他也是一樣的死亡，他不是以色列人，若他是留在塗了血的房子裏，也不因他是外邦人就不必得保存，得保存的關鍵，全然在那血的記號。如今神悅納人，不是根據人的種族與背景，完全是根據一個相同的事實，就是人是否因信進入了基督裏，在基督裏是神悅納人的唯一根據。

這一個關乎恩典的真理的啟示實在是非常重大的事，主先用異象作引導，後用聖靈的恩賜來印證，神的旨意是太清楚了。若是彼得保留人的自己，不以神為是，那反效果就大了。人若不跟上神，就限制了神的工作，人一跟上神，神的真理就大大的顯出果效，指出了人在神面前該走的路，重要的不是外面的動作，而是人裏面向着主的心思，人對主的揀選，不管是接受救恩，或是追求生命長大，都是一樣。

主這次用那麼重的工作量來啟示這救恩的真理，不是單為着彼得一個人，也不是單為着哥尼流家裏的那一群人，而是為了全教會進入真理，也是為了要堵住撒但藉着人的頑梗而進行的攻擊。我們看見了神的管理，哥尼流是請彼得一個人，但到哥尼流家裏去的，除彼得以外，還有六位弟兄（十一章12節），一共七個人，他們都順服主，放下了自己。主安排這六位弟兄同去，不是為了陪伴彼得，而是要為神的作為作見證人。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立刻就受到人的反對，那些守律法的門徒責備彼得進入外邦人的家，違背了律法，他們看維持律法比尊重使徒更重要，他們看外邦人歸主還比不上律法的尊嚴，他們死抱着過了時的律法，（嚴格說來，不能進未受割禮的人的家還不是律法的內容，只是猶太教的遺傳。）結果成了抵擋主的人。彼得把主的作為原原本本的述說了，又有六位見證的弟兄在場，眾人才不言語，『只歸榮耀與神，說，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18節）不過這些話並不是出於真實的心誠悅服，不過是在神的作為面前無話好說，只是很勉強的接受這事實。到了十五章，我們又再一次看到這些人又為這事興風作浪，不自覺的幫着撒但對付主。主早知道這些事，所以這次祂在彼得身上所作的工，到十五章的時候，還是起着印證的作用，所以我說，第十章是使徒行傳裏份量很重的一章，神親自啟示了，也印證了救恩的真理，並且在以後的日子，繼續的確定這真理。

十一章的上半段提到耶路撒冷教會內抵擋救恩真理的暗流，下半段卻提到了安提阿的教會的建立，這兩件事實雖不一定有先後的次序關係，但事情的發生的時間相差不遠卻是可以肯定的。因司提反的事四散的神的兒女們，上文已經提過，他們主要不是為了逃難而四散，而是為了福音而離開耶路撒冷，他們中間的一些人，直走到腓尼基，居比路，還有些走到了安提阿，他們到了安提阿，就傳起

福音來，不單向猶太人傳，也向外邦人傳（19～20節），安提阿的教會就是這樣的建立起來。耶路撒冷教會差遣巴拿巴去看望，這位很有體恤人的恩賜的使徒去看望外邦教會，真是聖靈的管理，他沒有把耶路撒冷的律法氣味帶出來，看見了主的恩賜，他自己俯伏下來，並且還堅固外邦教會立定心志，恆久靠主（23節）。聖經把耶路撒冷教會和安提阿教會的情形擺在一起，我覺得是有主的特別意思，根據使徒行傳的記錄和教會歷史的實況，耶路撒冷教會在以後的日子失去了積極的屬靈效用，而安提阿教會顯然有代替了耶撒冷教會的見證中心的地位，很有可能是因為律法的觀念把耶路撒冷教會帶上變質的路上，偏離了救恩真理，這從十五章和廿一章的事上看出來，因此神不能再像過去一樣的使用耶路撒冷教會，祂就向外邦興起了安提阿教會來代替耶路撒冷教會，作為福音見證的大本營，這和馬提亞填補猶大的使徒職份的原則相類。這是對神的教會的一個大警誡，教會若不合主的心意，不能被主再使用，主不會因她過去曾經給主使用過而來姑息她，主只有興起別個教會來代替她，『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裏，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拿去。』（啟二章5節）到了這個地步，教會的組織形式雖然存在，但教會的見證已經沒有了，甚至還會再進一步阻擋主，成為主的羞辱。可嘆！

主興起安提阿教會，主就吸引和興起有造就教會恩賜的人到安提阿去，在那兒配搭起來建立教會。先是巴拿巴停在安提阿，再次是掃羅也到了安提阿（25～26節），再後又有幾位先知離開耶路撒冷教會也到了安提阿。使徒們是什麼時候離開耶路撒冷，聖經裏沒有記載，十五章時，使徒還在耶路撒冷，但是到了廿一章就不再看見使徒了，只看見對律法妥協的人留在耶路撒冷，共同對付保羅。有恩賜的人漸漸離開耶路撒冷，轉移到安提阿，這是耶路撒冷教會偏離主的結果，她不能再為主爭戰，主就帶領祂的戰士到能為主爭戰的地方去。教會失去了主的同在，千萬別埋怨人，只要趕快悔改回轉，重新站回主的一邊。不然的話，主必定興起別的弟兄們來代替我們，叫我們失去了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因為主不能因姑息我們而使撒但向祂撇嘴搖頭。總要記得，『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被棄絕了。』（林前九章27節）人被主棄絕都是自己的愚昧造成的，怪不得主，也怪不得別人。撒但可以利用人的愚昧去敗壞一個教會，主卻藉着祂的大能興起更多別的教會，主總不給撒但在教會中佔上風。

律法觀念的影響，耶路撒冷教會對基督身體是一個的見證是不夠重視了，一直堅持着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界線，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是什麼時候開始而又趨向強烈，很有可能是在第六章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的時候開始，撒但也在此時暗暗的作了滲透的工作，他在屬靈的爭戰中實在是到處的找空子來鑽，無孔不入。主知道他的伎倆，主也作工來拆毀他的工作。『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浸，成了一個身體。』（林前十二章12～13節）耶路撒冷教會不注意身體，要分裂身體，（事實上是分裂不來的，只是合一的見證活不出來。）主就讓安提阿教會擺出了合一的實際，藉着猶大的饑荒，安提阿教會供給了住在猶大的弟兄們（27～30節）。他們這樣行，顯出了基督身體的見證，擺明了教會在生命上合一的實際，耶路撒冷教會可以歧視外邦教會，但活在主裏面的教會卻不因此而拒絕那自視為「正統」的教會。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整體，分散在各處的地方教會都是這身體上的肢體，這一個屬靈的事實絕不會因人的愚昧而有所改變。安提阿教會留下了一個好榜樣，環顧如今地上的教會分門別類，忽視了基督為元首，忽視了基督的身體的見證，那實在是可悲的事，

沒有叫主得榮耀，卻有意無意之間給撒但留了地步。但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甦醒，回轉到主的心意裏，因為只有在主的心意裏才能顯出基督的身體的見證。

在十一章裏還有一點要提出來看看，『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安提阿的教會生活大大的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他們在裏面的建造，在外面的傳揚福音，叫人覺得這一群人和一般人不同，他們的意念，感情，愛好，盼望等等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眾人也是認定這一群人是信靠基督，跟隨基督的，因此就稱這一群人作基督徒，這名稱並沒有尊敬的成份，而是一個輕視或譏嘲的記號。不管人怎麼看都好，神的兒女對這名稱欣然的接受，固然主在地上並沒有受到歡迎，我們跟隨主的人豈敢盼望世界會諒解我們呢！神的兒女甘心接受這種羞辱的名號，好提醒自己該站穩地位。其實這羞辱的名字的含義也不錯，「基督徒」分析開來，就是「基督」和「人」這兩部份，這兩部份合起來就成了基督徒，一位弟兄說得好，基督徒就是說出了基督和人的聯合，這些人只和基督聯合，不和世界聯合，安提阿教會活出了這個實際，人就用這名字去譏嘲他們。說實在話，基督徒在世人眼中是可厭的，是世上不該有的人，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在主再來以前的日子都不會有改變。儘管人用羞辱的眼光來看我們，我們卻不以為恥，我們所盼望的，只是我們真實的活在與主的聯合裏。啊！『我的指望在乎祢。』撒但要用這名號來羞辱我們，我們也用這名號的實際去叫他受更大的羞辱。——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十二章

第十二章

『那時』（1節），就是當安提阿教會向耶路撒冷顯出肢體的效用時，也就是巴拿巴和掃羅帶着安提阿教會愛心的供給上到耶路撒冷以後（參考十一章30節，十二章25節），撒但又發動了一次利害的攻擊，激動了政治的力量來壓制神的兒女，首先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2節）。是什麼原因引動政權來苦害基督徒，聖經沒有明說，其實外面的理由並不是最重要，因為一切的反對的背後都是撒但在興風作浪，只要是屬於主的，又站在主那一邊的，他都要反對。這次的迫害不是直指向教會，而是指向教會中的幾個人（1節），好像這些迫害只是個人和政權的關係，只是法律上的問題，但骨子裏頭並不是這樣的事，因為所對付的那幾個人是誰，我們並不全知道，但是其中有兩個人卻是確定的，一個是在這一次被殺的雅各，另一個就是彼得。他們都是使徒，是主的工人，雅各當時的情況是怎樣我們不大知道，但撒但要除掉彼得的理由卻是明顯的。

表面上看來，希律想討猶太人的歡喜而要殺彼得，實際上是撒但要趕在十五章所記在耶路撒冷的救恩真理交通以先把彼得除掉，因為彼得在哥尼流家的那一次先後的經歷，都是那麼強有力的堵住撒但的口，又是那樣不留餘地的封閉了撒但的煽動的入口，不先除掉彼得，撒但對救恩真理的破壞就沒有條件，也沒有機會。在撒但的深謀遠慮裏，彼得就落在希律的手裏。

這一次，主允許雅各被殺，卻不允許彼得受害。藉着雅各被殺的事，叫教會感到事態嚴重，不能靠人的力量來應付這難處。傾向律法，在原則上就是不靠主，只靠人（自己），主把他們帶到不能靠

人的地步。因此在環境的催迫下，『教會卻為他切切禱告』（5節），雖然這些禱告是欠缺信心的陪伴（參考13~15節），但是總是到了主的面前，經歷了一次主在人所有和人所能的以上作了一件人信不過來的事，讓那些人去學習認識恩典的功課，好明白神在基督裏所作的都是恩典，不是人的工作的酬報（工價）。這和真實的認識救恩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主早就向彼得指出，他要為主殉道的，但不是這個時候，主就不讓彼得受分毫的損傷，祂在叫人喪膽的環境中把出人意外的安息賜給彼得，在不可能安睡的境況中，彼得卻睡得很熟，要主差來拯救他的天使拍他的肋旁，他才醒過來。沒有主所賜的安息，人只能提心吊膽的睜着眼睛等天亮。主的時間沒有到，就沒有人能加害彼得，鐵鍊和下了門的監門也不能拘禁彼得，四崗的守衛也歸於徒然（4、7、10節），是主釋放彼得，是主護衛了彼得，因為彼得還要為主作見證，特別是為救恩的真理作見證。

對付主如同人用腳踢刺，受損傷的總是那些狂妄對付主的人，希律也沒有例外，他既幫忙撒但來對付主，主也就伸出手來對付他。在他妄自尊大的場合下，主就叫他遇到意外而死亡。實在是『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十二章19節）

撒但攻擊教會，不管是用什麼方法，主都在為教會爭戰，祂敗壞了仇敵的計謀，為着教會在難處當中開道路，因此，『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24節）這好像成了一條規律，撒但攻擊，教會站住，神就祝福。——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十三至十四章

第十三至十四章

安提阿教會的建立，為全面的向外邦人傳福音作了預備的工作，耶路撒冷教會在這方面落在主的後邊，因為人的愚昧與頑梗，便配合不上神的計劃。在教會建造的過程中，一點不容人鬆懈，一鬆懈便趕不上了，便落到後邊，正應了主所曾經說過的，『那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願主憐憫我們，不叫我們跟不上來。從十三章開始，再也看不見耶路撒冷教會的福音功用了。

主在耶路撒冷的見證是從禱告開始的，福音從安提阿向外推出去，也是從禱告開始的。主在安提阿教會興起了不少有恩賜弟兄，他們都同心合意的專心等候主，他們當中有猶太人，如巴拿巴、西面和掃羅，也有外邦人，如古利奈人路求和馬念（十三章1節）。這給我們看出，安提阿的教會是在主的心意裏，顯明了基督的身體，在教會裏並不分是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也不分是為奴的和自主的，所有信主的人都是聯於主，也藉着主而配搭起來一同建造主的教會。他們禁食禱告事奉主的時候，聖靈就向他們說話了，大家心裏都有同一的感動，要差遣巴拿巴和掃羅出外傳福音（2~3節）。禱告給聖靈的管治開了門，聖靈的差遣也開了到外邦傳福音的門。又一次看到，沒有同心合意的禱告，不可能讓聖靈帶出工作來的，他們順服了主的安排，就禁食禱告，給他們兩人按手，就打發他們出去（3節）。

先來看一看按手這一件事，在聖經中提到按手，按着不同的情形而說明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祝福（創四十八章14節），二是聯合或交通（利一章3~4節，三章2節），三是承認職份或恩賜（徒六章6節；提後一章6節；提前四章14節）。在安提阿帶領教會的弟兄們給巴拿巴和掃羅按手是屬於第二類，

決不是現在一般人的錯覺裏的按手作為差遣工人的記號。他們藉着按手表明了他們與受差遣出外的弟兄們同心（聯合），雖然主沒有差遣他們，他們仍然留在安提阿，但是他們的禱告是伴着弟兄們一同出去的，他們在靈裏也分擔着弟兄們一切的重擔，他們在交通裏供應着弟兄們，與弟兄們表同情，他們藉着這個聯合的記號承認了弟兄們的出去就是他們自己出去，非常寶貴的屬靈關係在按手這一下顯明了出來，讓弟兄們曉得在為主出外的路上並不是孤單的，他們的心一直在陪伴着弟兄們。

聖靈的權柄是教會各樣屬靈活動的依據，不是從聖靈裏出來的，或者說不是由聖靈發動的，就不能應付撒但的攻擊，更談不上去攻擊撒但，因為聖靈在神兒女中沒有地位，祂就不在那裏顯出祂的大能。從聖靈的感動，印證，經過了人的順服，聖靈就差遣（2、4節），神的工作也就開展。起頭是聖靈，引出結果來也是聖靈，聖靈的權柄不受阻礙，神的祝福就顯明，神的工作也開展，這是神興起祂的工作的法則。聖靈的工作是很幼嫩的，因此學習接受聖靈的權柄，人都得先學習在神面前俯伏，作了安靜人（帖前四章11節），這樣才能聽見聖靈說話，才能領會聖靈的心意，把我們帶進神的計劃中。

巴拿巴和掃羅這一次出外工作，對神的計劃來講，是劃時代的大事，對撒但來說，他所受的壓力也着實不輕，因為基督的名字給更多的人知道，主的教會也在更多的地方建立起來。所以他們兩人就遭遇到許多撒但的反撲和破壞的花樣，不管花樣怎樣變化，總脫離不了撒但的那兩種面目的原則。

他們先到了居比路（現在的塞浦路斯），在全島上傳了福音，隨走隨傳，一直走到帕弗，在這裏就遇上事情了。有一個稱為巴耶穌的猶太人，是行法術的，他是假充先知的人，和方伯士求保羅的交情不錯（6~7節）。士求保羅有點心意要認識主的道，這個巴耶穌就竭力的阻擋。不要輕忽巴耶穌這一個人，他實在是撒但的工具，他假託耶穌的名在人的心裏破壞主的工作。居比路是比較靠近猶大的一個海島，也許主耶穌復活的事早就傳到這裏來，人對主的事迷迷糊糊有個印象，巴耶穌就利用這一種情形，藉着行法術去幫助撒但抵擋真道，他自己也可以賺錢，因為巴耶穌的意思就是耶穌的兒子。這一來，就叫島上的人以為主的道不過是一種行法術的玩意，心思上就輕忽了主的救贖的實意。這便叫撒但在許多人的心思裏種下這樣的觀念，「所有宗教都是勸人為善，基督教也不例外。」這樣輕輕的就把永生和滅亡的嚴重性抹掉了，這也是撒但蒙騙人的手法中很利害的一招。使徒們沒有容讓他的敵擋，『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麼。』（9~10節）在聖靈的管治下行走的人，聖靈就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給他們出頭，揭露了撒但的詭計，直斥他為魔鬼的兒子，不是耶穌的兒子，只是混亂了主的正道，主給這以呂馬一個對付，叫他暫時的瞎了眼睛，不能再敵擋主。士求保羅眼見了這一切事，他心靈的眼睛開了，信了主。主的道又在這個海島上得勝，藉着最高的行政長官歸主而結束了撒但隱蔽的反撲。

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掃羅又名保羅』，從此以後，掃羅不再存留了，而代以一個嶄新的保羅。清新到一個地步，讓主的性情可以從他身上盡情的流出來。為什麼他要改名？聖經沒有交代這一個問題，但是從保羅這名字的意義看來，那答案是呼之欲出的。保羅的意義就是「微小」，以前的掃羅看自己是很大的，很了不起的，個人的慾望是無窮的。認識了主以後，經過三年在阿拉伯曠野和在大馬色與主獨對的生活（加一章17~18節），一年多在安提阿的學習事奉主（十一章26節），如今又實際的投身在主的大計劃中，他越看越覺得自己是微不足道，越想越澈悟從前的愚昧與狂妄，越過越經歷到主的能力和偉大，他自己變小了，他心甘情願變小，那怕是變成無有，他也不在乎，只要主能顯為大

就夠了。掃羅成了保羅，成了一個在主面前微小的人，他甘願微小。屬靈的事就是不同於世人的心思，是世人所測不透的，保羅在主面前微小了，主卻叫他在神的工作中成為大，在撒但的眼中也成為大，要叫撒但看見保羅就發抖。真的，在主面前肯降卑的人，主要叫他升為高，這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主自己走過的（腓二章6~11節），如今保羅走上去了。從前是巴拿巴和掃羅，以後是保羅和巴拿巴。經過十字架對付過自己的人，在主的眼中看為寶貴。許多神的工人，他們不甘願在主面前俯伏，卻要自己揚名，等到有了可以揚名的地方，他又要逃避工作了。這不是保羅走的路，保羅認識自己本來是小的，力量是小的，知道的也是少的，要應付屬靈的爭戰是沒有條件的。他承認自己是小的，收斂了人的傲氣，好讓主在他身上顯為大，好讓他能因着那真實為大的主在屬靈的爭戰中得勝有餘。

那稱為馬可的約翰，在中途就離開了保羅和巴拿巴回耶路撒冷去（13節），人的熱心叫馬可跟着他們從耶路撒冷到了安提阿，又跟隨他們到更遠的外邦傳福音。熱心是人對主的感情的反應，單憑感情是不可能持久應付屬靈的爭戰，在艱苦的環境裏，感情的推動力會消失；單憑理智也不行，因為理智太容易叫人計算個人的得失，在極度的困苦中，他會變得太聰明而逃避難處。只有把自己交在聖靈的管治下，認識自己本來就是微小的，根本就沒有什麼個人得失的問題，他才能面對現實，不畏艱苦的向預定的方向前進，去成就主所託付的。撒但利用了馬可的年青人怕生活艱苦的心思，叫他在環境前低頭，作了一次福音爭戰中的逃兵，撒但要利用這一件事來打擊保羅等的情緒，叫他們感到灰心，甚至是要影響他們屬靈的鬪志。經歷過同工退去，或同心的人離散的弟兄們，都能體會這一種的暗潮是如何的難當，它會暗暗的在人心中生發一種偷安的情緒，進而灰心喪志，就從主的路上退下來。保羅認識了自己，他認準了奔跑的方向，撒但在他身上佔不到便宜。神帶領人學習功課，常是給人預備好來迎上他所不知道的爭戰，不管在任何的景況中，主總是暗暗的負了祂所用的人的責任，等待事情經過了，人才領會過來，人就向主俯伏敬拜。

他們因着主所賜的安息，沒有在心靈上受攪擾，昂然的到了彼西底的安提阿，保羅在安息日進了猶太人的會堂，傳了福音的訊息（16節），保羅仍舊是從神的應許和先知的預言上引進了基督。這一次的訊息很明確的指出，『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39節）這是從律法轉向恩典的訊息的開始，可以說是第一次傳出因信稱義的訊息，使徒行傳以前所記錄下來的訊息都是指出信靠主是人在神面前唯一的出路，但這一次的訊息更積極的把律法（人所作的）在救恩中沒有地位的事明確的指出來，只有基督自己才能叫人在神面前蒙恩。這一次訊息，把外邦人與猶太人在神面前同蒙記念的這事作了十分有力的澄清。

神的恩典吸引了也哄動了整個彼西底的安提阿（44節），猶太人的嫉妒起來了，撒但的手也伸出來了，他們來抵擋，來毀謗，他們拒絕主的道，這樣反倒叫許多外邦人都信靠了主，『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的地方。』（49節）在保羅這一次的傳福音的路程上，撒但的工作是從暗暗的破壞進到明明的反對，不管怎樣，主生命的道在仇敵的暴怒中在人的心裏扎下了根，人的反對只是催促使徒們的脚步更快的向前行，更寬廣的傳了福音。

撒但的忿怒和人的反對，叫使徒們的肉身受了許多的苦，也受了不少的凌辱，但這些對不以福音為恥的人算得是什麼呢？他們忍受痛苦能換來許多人進入救恩，他們就喜樂了（西一章24節），許多人可以在基督的救恩裏歡笑，個人忍受一點苦楚又算得是什麼呢！在這種光景和心情底下，他們的步

伐更走得快而有力，他們經過了以哥念，又到了路司得和特庇（十四章1、6節），在這些地方，撒但使用了封鎖和困堵的方法來對付使徒，不給他們有機會停留在一個地方，但是生命的工作豈是封鎖和困堵對付得了的麼？作工的人可以不在那裏，生命的種子撒了出去，生命會自己發芽生長的。主的工人雖然可以受限制，但誰有這樣的權力使聖靈停下來不作工呢？使徒們是給趕跑了，但神的教會卻在當地建立起來了。

防堵既然不行，只好又出另外的詭計。在路司得城裏，保羅醫好了一個生來癱腿的人，撒但曉得這事的後果對他太不利了，他先下手為強，用了一石二鳥的計謀來破壞神的工作，他使人生發一個錯覺，以為是『神藉着人形降臨到我們中間來』（11節），沖淡了傳福音的氣氛，也勾銷了保羅繼續傳福音的機會。又挑動了丟斯廟的祭司要向保羅和巴拿巴獻祭（13節），保羅他們跳進人叢裏，拒絕了他們的獻祭，表明了他們不過是人，勸他們要轉向真神，但是這些話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僅僅是攔住眾人不要向他們獻祭（十四章18節），一次福音的大好機會便給打散了。這還不是撒但的計謀的重點，那重點還是在直接對付使徒。他明明知道使徒一定不會接受獻祭，使徒們可以拒絕外面的獻祭，但是他們不能拒絕撒但在他們裏面所送來的意念，他們不會越過神的地位而自稱是神，但是事情可以挑動他們裏面隱藏的驕傲，叫他們暗暗的感覺自己還是有點東西，還是有點了不起，這些意念一起來，神的工人馬上就受虧損，神的工作也跟着受虧損。撒但深知這一着的利害，長久以來，他都用這一着來引誘神所用的人，使他們不再守住地位，在自己的裏面和眾人的心裏，以自己來代替神。

使徒們沒有上當，他們守住了自己該站的地位，撒但性起了，鼓動了憤怒的猶太人，索性把保羅置之死地，用石頭打保羅，以為他死了（19節）。石頭雖是沒有眼睛，但主的眼睛卻是看着保羅的，主還要用保羅。保羅不能死，人以為他死了，但是他卻活過來（20節）。第二天，他們好像根本沒有受過創傷一樣，又穿起福音的鞋子走向特庇，也在那裏建立了教會，他們實在是叫撒但蒙羞的戰士。

特庇是他們這一次出外的路程的終點，他們作完了工，卸下了裏面的負擔，就循來路回安提阿去。每一個他們所經過的地方，教會都建立起來，逼迫和反對阻止不了主的生命在人裏面生長。一路上他們堅固門徒對主的信靠，也在各城的教會選立了長老（23節），好看守主的教會，為教會作守望。這事真是值得一提的，我們沒有夠多的資料去計算出保羅和巴拿巴這一次的行程究竟有多少的時間，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時間不太長，因為有些地方，他們只停留了經過兩個安息日的時間，頂多也不過是廿天，事實上也沒有一個地方是停留得太久的，可是在他們回程的時候，各地教會都已經有作長老的弟兄們顯出來了，這實在是一件大事，比較現代的教會的光景，幾年過去了，也看不到夠條件作長老的弟兄。這不是主格外恩待當日的教會，而對今天的教會減少了恩典，也不是保羅在當日為遷就環境而降低作長老的要求，這是聖靈的揀選。長老們在當日那麼快便在教會中顯出來，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是在逼迫反對中信主的，他們清楚的知道他們所信的是誰，也有把握的知道他們所信的是什麼，他們信得清楚，他們也肯付代價的相信主，那時不只是跟隨主要付代價，就是接受救恩也要付代價，要主就得付上為主受苦的代價，他們不以『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為可怕（22節），他們肯付代價信主，也肯付代價追求主。在這種情形下，他們的長進就快速，生命也更快的趨向成熟。我們現在是太安逸了，信主不用付代價，也不願付代價去跟隨主，生命能長大才希奇呢！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真理知識，比使徒們當時所知道的還要多，彼得和保羅都沒有

讀過啟示錄，雅各連一封保羅書信也沒有讀過，其他的信徒更不用說了。我們卻有機會去讀過。我們所知道的並沒有吸引我們像使徒時代的弟兄們那樣單純的愛主，反常常片面利用我們所知道的知識來維護自己的貪愛世界和自己，不愛主。南方的女王和尼尼微的人如何在審判的日子定主在地上時那一個世代的人的罪，在基督的審判台前，使徒時代的眾教會也要見證我們的不是。因為我們不體貼主，卻間接幫了撒但的忙。

帶着留在身體上的傷痕和艱苦的路程的回憶，他們回到了安提阿，在弟兄們中間『述說神藉着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27節）在神兒女的敬拜讚美裏，他們的傷痕和痛苦的回憶也消失在主的同在裏。因為工人的喜樂就是人歸向神，得救又長成，『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來的時候你們在祂面前站立得住麼。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我們的喜樂。』（帖前二章19~20節）——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十五章

第十五章

安提阿教會在主所賜的平安裏很好的蒙建立，事奉和配搭都顯出主的恩典，成了在外邦中的基督見證的中心點。在此同時，耶路撒冷教會因着律法觀念的滲透而慢慢的變了質，在此消彼長的光景中，撒但轉移了他攻擊的目標，放棄了對付耶路撒冷教會，因為耶路撒冷教會已經成了他掌握中的獵物，他可以全力來對付安提阿教會，他照樣使用軟化耶路撒冷教會的法寶來攪擾安提阿教會，藉着從猶大下來的那幾個人，要把安提阿教會也帶進律法的轄制下，使教會失去見證的能力（1節）。保羅和巴拿巴站穩地位，和他們大大的爭辯（2節），不給撒但留地步，結果引出了保羅和巴拿巴並幾個弟兄上耶路撒冷去，找着使徒們和長老們交通，好澄清在救恩真理上混亂。撒但這一個毒計是最陰險的，把教會的基本信仰改變了，那麼就讓教會在組織形式上存在，但實際的效用已經失去了，他也可以安枕無憂了。主不會讓他的如意算盤打得響，主所興起的人也不會全部受蒙蔽的，保羅和巴拿巴很清醒的站住，安提阿教會也是一樣的站住地位，沒有讓撒但的毒計得逞。

他們帶着恩典的腳蹤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們歡歡喜喜的接待他們，彼此在主的恩中交通，述說主在外邦人中間的工作，一些原來是法利賽人的信徒打岔進來，堅持救恩是以守律法為基礎的（比較1、5節）。這事實是太大了，引起在耶路撒冷開了一次關乎救恩的大辯論，要在交通中尋找出神的心意。

在沒有看進他們的辯論交通以前，先看看為什麼保羅等要上耶路撒冷來尋求這問題的解決，是不是耶路撒冷教會是眾教會的上層行政組織，是眾教會的行政中心呢？像現在一些教會的區會與及總會的機關組織，可以向屬會發號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他們所以要上耶路撒冷，第一是因為使徒們在那裏，關乎真理的啟示，主是託付給使徒與先知的。因此，必須找到使徒們來交通真理的事。其次是因為引起攪擾的那幾個人是從耶路撒冷教會出來的，所以也要找到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來澄清這件事（比較24節）。地方教會是彼此平行的，沒有誰高過誰的問題，因為都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所以耶路撒冷教會並不是最高行政機構。神的教會若有上級行政組織，這種作法就是違背了聖經真理。

從這一次的交通辯論裏，可以看出律法的觀念是如何的控制着耶路撒冷教會（6、7節），人的眼睛不看主的時候，他一定能看出許許多的理由來維護自己的觀點，其實主在過去所作的，主的手所顯明的，已經是夠清楚的了，最先是撒瑪利亞人歸主的事，再次是哥尼流家裏的事，如今是眾多外邦教會的建立，他們的蒙恩全然與守律法無關，但是他們卻是已經接受了恩典，是在律法以外接受的。他們若是看神手中的作為，這一件事是沒有辯論的餘地的，可是他們卻辯論了多時，也找不出一個結論來。人心裏的意念，本來就是不揀選主的，撒但最看中這一個障地，對不信的人，千方百計的弄瞎他們的心眼，對已經信靠了主的人，就使用許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叫他們把目光從主的身上挪移。

辯論不能解決問題，就是有充足的理由把對方折服了，也沒有解決問題，因屬靈的事不能完全在人的思想中解決，因為從一個思想可以衍發無限的思想問題，解決不了的，甚至所衍發的思想問題離開原來的思想十萬八千里，但它的根源仍然是那一個思想，到了這種地步，再辯論下去也於事無補。解決屬靈的事還得要回到神的面前來，一見到主的手，撒但就沒有地步了，人混雜的思想也要停止了。彼得站起來說話，把眾人都帶回主的面前去（7節），還是把哥尼流家裏的事擺出來。到這裏，我們就領會第十章所發生的事是何等的重要，在彼得所見的異象，哥尼流家的人說方言，在在都顯明了那是有特別的需要，主才在那時這樣作。『**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又藉着信潔淨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8~9節）主在哥尼流家中的人信主的時候，讓他們憑信進入救恩也就可以了，不必要賜下聖靈的恩賜，但主在那時叫他們說方言，現在就說明那道理，是為了要向頑梗的人作一個神也悅納外邦人的見證，好叫人心裏的眼睛明亮，不再停留在自己的無知裏的。看見了主的手，彼得繼續說，彼得繼續說，『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我們得救，乃是因為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10~11節）彼得說得淋漓痛快，其實是聖靈在他裏面說話，把人的心意都奪回來歸向主。巴拿巴和保羅接着述說神在外邦人中的工作，叫人的眼睛不得不轉向主的手。

主藉着祂自己的手所作的事，叫人無話可說了。要解決屬靈的問題，只有人順服神的權柄這一條路可以走。看見了神的作為，人最有力的理由都得倒下去，成了毫無意義的。作長老的雅各在這種情況下作結論了，雖然他不能像彼得一樣放得下律法的網綁（19節），但終是在神的作為面前順服下來，承認神也悅納外邦人（14~15節），是在律法以外悅納的，因此不必勉強外邦人守律法。撒但在教會內所發動的一次大陰謀，就是這樣的註定失敗了。救恩的真理也在主自己的印證和保護下確定了下來。

使徒和長老們寫了一封信給外邦的眾教會，澄清了這次的攪擾（24節），也勸勉眾人要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穢，因為聖靈也是如此的定意（28~29節）。這樣不但堵住了撒但向真理的破壞，也彌縫了耶路撒冷教會和外邦眾教會間隱藏的裂痕，維護了基督身體合一的見證（31節）。透過這一件事，很顯然的看到教會中最大的需要是屬靈的權柄，而組織的權柄只是為了行政的執行，屬靈的權柄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動力。彼得在這次交通中行使了屬靈的權柄，爭辯就停止了。雅各依據屬靈權柄的指導使用了組織的權柄，把這次的攪擾結束了。組織的權柄沒有屬靈權柄的指導，就成了沒有舵的船，不能對準要走的方向。一般人喜歡搶奪組織的權柄，我們卻該求主使我們渴慕得着屬靈的權柄。屬靈的權柄不是憑人意而得着的，而是基於一個人的生命長成的份量而顯出來了，或者說它是人順服神的自然結果。人順服神，神便得了那個人，神就能從那個人身上顯出祂的權柄，這個權柄就是屬靈的權柄，

這權柄不是行政組織和人的思想和理由所能代替的，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屬靈生命的流露。這權柄也不是撒但所能搖撼的，因為它就是神自己的顯出。巴不得神的兒女都帶着屬靈的權柄，叫教會能完全彰顯神的權柄，叫撒但的權勢退避。

過了一些日子，保羅和巴拿巴有感動要去從前宣講主的道的各城去看望弟兄們（36節），因着要不要帶馬可同行的事，兩人發生了意見。保羅因為馬可曾經在中途退去，不想帶馬可去，他是站在主的公義這邊說話，巴拿巴覺得應當給這位受過傷的馬可一個機會，好在屬靈的路上挽回一個弟兄，他是站在主的慈愛這一面說話，兩人各有各人的理由，他們為此爭論，甚於彼此分開（39節）。這不是使徒行傳的小插曲，顯然是撒但在攪的挑撥手法，要奪去神的工人的同心，進而破壞教會的同心。

有些弟兄說，在這一次的爭論而致巴拿巴和保羅不能同工，是巴拿巴作錯了，他袒護馬可，因為馬可是他的表弟（西四章10節），他是體貼了肉體，所以神在以後的日子就不再使用他了，因為聖經在以後不再提到他的名字。這樣的說法不大準確，不能根據以後多提或少提而決定他是否在神的記念中，十二使徒中大多數的人的名字在使徒行傳中根本沒有出現過，能否根據這個就說主不記念他們呢？不能的。保羅的事情在以後提得最多，但不能說他這一次作對了，所以主大大的使用他，我們千萬別忘了，主是特選他作外邦人的使徒，主把在外邦人中的見證託付給他的，如果保羅不是這樣作工，那就是他不忠心了。其實他們兩人在這一件事上都對，也都不對。對是因為他們都是憑着主的性情看問題，不對是因為不是全面的憑着主的性情看問題，並且都動了血氣，這事是不好，給撒但製造了機會。要記得，他們雖是被主使用，但卻不能說是生命已經成熟，保羅生命的成熟應當是在羅馬坐監以後，所以他們動了血氣是可以理解過來的，正像稱為信心之父的亞伯拉罕在信心成熟以前，也一再在信心上軟弱失敗。

樂意順服主權柄的人，有時也會因體貼肉體而出些岔子。但究竟他們是肯服主權柄的人，主的憐憫不使他們停留在軟弱裏。他們在工作上分開的確是給撒但製造了機會，但主的憐憫卻不給撒但利用這機會。他們在工作上是分開了，但是一同向着主的心沒有分開，主的憐憫讓他們在更寬廣的範圍裏配搭着事奉主。引起這次爭論的馬可終竟成為主所用的人，沒有保羅，馬可也許不會學習敬畏主，用很嚴肅的態度服事主，沒有巴拿巴，恐怕馬可一輩子也落在自卑自憐的泥潭裏爬不起來。到末了，馬可也成了保羅的好同工（提後四章11節）。在屬靈的爭戰裏，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自己，我們只是仰望主的憐憫來作我們的扶持。——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十六至十七章

第十六至十七章

保羅和巴拿巴在工作上分開，他帶着西拉與他一同出去，在這一次的行程上，主要用着保羅為祂開展『直到地極』的工作，所以在路上為他預備同工。這事固然是主的安排，但也實在看見當日的教會是如何的追求得着主，在很短促的時日裏，他們中間就有作長老的弟兄顯出來，再過不久，主也能從他們中間興起主的工人來（1~3節），真看到主的豐富在當日的教會中是何等的深厚，神的兒女向

着主的心又是何等的迫切，他們隨時能答應主的呼召，也能隨時供應主的需要。

保羅起初的意思只是去看望弟兄們，卻沒有想到主要用他去攻破仇敵的營壘。『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耶十章23節）因為『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箴廿章24節）主要領保羅走上更大的戰場。在亞西亞一帶，教會很蒙恩（5節），但是聖靈禁止他停留在亞西亞（6節），他要到底推尼去，主又不許可，不是說那些地方不需要福音，而是主不要用保羅在那些地方工作，不是工作決定工人的腳步，而是工人的主決定工人的腳步，工作是在主的管理下，不要擔心主不記念祂的工作，只要擔心主的工人不在主的安排，管理，帶領，差派裏工作。人太容易給工作本身來吸引，而沒有留心策劃和管理工作的主。保羅在道路上是樂意順服主的，所以他在好像看不見道路的時候，主就藉着異象來指引他的路，把福音帶進歐洲去。他看到了主的帶領，就越過眼見的順利和環境（參林後二章12~13節），到馬其頓去（10節）。保羅學習跟隨主走路，不跟隨需要和環境（人）走路，只有跟隨主走路的人，才能成就主的計劃，才能狠狠的打擊撒但。

他們到了腓立比，就是馬其頓那邊的頭一個城市，主又帶領他們找到了一群尋找神的人，他們在安息日到那禱告的地方，向聚會的人傳福音（13節），也叫他們信了主，福音很順利的在腓立比生了根，而且也長得很好。『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一章3節）這和主給保羅在異象中所見的正相合，馬其頓人迫切的需要福音，更需要主。

主的工作在何處興起，撒但的工作也在何處出現，這是不改變的事實，撒但一天不被網綁，他就一天在處心積慮的對抗主。他唆使一個被邪鬼所附的使女來攪擾保羅和弟兄們，跟在他們後邊喊叫，『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17節）從表面上看來，連邪鬼也在幫忙傳福音，無知的信徒就會額手稱慶了。別忙，看清楚他吧，也要看透他，那裏會有撒但的差役會幫忙傳福音的事，自己傷害自己呢！這個邪鬼的喊叫，實際是起着兩個破壞的作用，第一是擾亂了弟兄們的聚會，叫他們不能留心聽主的話，其次是給人一個錯覺，主耶穌和邪鬼是好朋友，要是信了耶穌，還是可以和邪鬼保持要好的關係，這一個混亂可不得了，正是裝作光明天使的工作，迷惑人，混亂主的真道，人若是這樣上了他的當，他不可能信主得着救恩的，因為他沒有接受到那獨一的救主，只是接受了一些冒牌的東西。這邪鬼不只是擾亂聚會，也直接去擾亂保羅的靈，叫保羅失去安息和平靜（18節），不讓他帶着能力去傳講主的話。保羅只有奉主的名，使用屬靈的權柄去驅趕那邪鬼（19節），釋放了那被鬼附的使女，停止了撒但的攪擾。

使女的主人們沒有因為他們的使女得釋放而歡喜，他們心中黑暗至極，他們情願使女被鬼附而使他們得財利，他們把他們的滿足建築在使女的痛苦上，這是在撒但轄管下的人的心態。使女得釋放而使他們失去得好處的方法，他們是不甘心的，撒但也會叫他們不甘心的。他們捏造了一些事實，把保羅和西拉揪到官府裏去，控告他們，又聳動眾人來對付使徒們（19~22節），打了保羅和西拉，把他們下在監裏，看他們是犯了重罪的囚犯（24節）。這是撒但慣用的手法，用暴力來對付跟隨主的人，一面叫他們灰心喪膽，一面是威嚇其餘的人。但是沒有用處，生命是超越物質的，使徒們不錯是一個物質的人，但他們同時是有主生命的人，這生命使他們勝過了一切物質方法的壓制。

監獄不能禁制基督的精兵，木狗也不能奪去福音鬥士的喜樂，傷痕也不能叫主的見證人失掉勇氣，在黑夜籠罩着的內監裏，讚美的歌聲和禱告一同昇到神的寶座前（25節），搖動了神大能的膀臂，在

囚牢裏行了大事，把禁閉着的門打開，叫綑綁人的鐵鍊脫落了（26節），神獨自作了這一件奇事，就在這一個晚上，把好些人引進主的救恩裏，包括了禁卒和他的全家（33節）。撒但要禁閉主的工人，神的能力一顯露，禁閉之地卻成了福音的出口。人呼出了『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30節）。神滿有能力又滿帶恩典的應許顯出來，『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31節）何等寶貴的恩典，不早也不晚，在撒但興風作浪的當兒就顯出來，不管是誰，也不管他的景況是怎樣，他一信主，他就得救，他一家人信主，他一家人都要得救。

主把使徒們帶到腓立比，在河邊的禱告處，福音奏了凱，在牢獄裏，福音也奏了凱，腓立比的教會建立了，神所允許的難處一面成了神所拯救的人的祝福，一面又成了催動使徒們往前走的訊號。第二天，他們討了個清白，出了監牢，回到弟兄們中間，交通勸勉過後，又邁開他們出征的腳步，走上另一個戰場，撒但沒有辦法可以叫他們不往前行。

在帖撒羅尼迦這一個地方，撒但佈好了陣勢來等待使徒們，他不能禁止使徒們說話，但他要找機會來衝擊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一連三個安息日都到猶太人的會堂去為基督作見證（十七章2~3節），這就是使徒們能勇往直前的原因，他們只知道基督，不以福音為恥，基督充滿了他們，他們也就忘了自己的安危，只知道要傳講基督，在腓立比所得的傷痕也許還沒有痊癒，在帖撒羅尼迦又為基督作見證，把許多人帶入了主的救恩，尊貴的人也不少（4節）。撒但惹動了不信的猶太人的嫉妒，煽動起合城的人來，要重重的處置他們，給他們製造了一個政治的罪名，稱他們為『攪亂天下的』。在腓立比時，人又說他們是幹着反對羅馬人的勾當，撒但一再的在各處這樣作，目的要把使徒們在眾人的眼中造成了亂臣賊子，是社會上不安份的人，用這個名堂來迫使政治的力量來限制使徒們的活動，也使一般人不敢接近使徒，用限制和隔離來孤立使徒，正如以前所提的，主的生命有什麼可以阻攔它生長呢？作見證的人可以給驅逐或迫走，但他們所撒下的生命的子粒還是會自己發芽生長的。保羅與同工們在帖撒羅尼迦停留了不過十六天至廿七天，日子雖然不多，但是夠了，主的名已經種植下去了。『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聖靈所賜的喜樂，領受真道，就效法我們，也效法了主，甚至你們作了馬其頓和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樣。』（帖前一章6~7節）

因為形勢的險惡，弟兄們連夜把保羅和西拉送到底哩亞去（10節），他們又進到猶太人的會堂去，還是要為主作見證，雖然他們為了這見證受了許多的苦，但是看見人得着了主，那一份喜樂就蓋過了那一些痛苦。又一次看到，逃難是形式，傳福音是內容。主也體恤祂的工人，在底哩亞預備了好些願意尋求主的人，叫祂的工人得着安慰（11~12節）。在本地掀不起風暴，撒但就鼓動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到底哩亞去生事，這樣不過催促使徒們更快的把福音帶出去。這時撒但已經利用了猶太宗教的情緒，引起猶太人在傳統觀念上來反對福音，擴大了對真道的敵對範圍。

保羅一個人先到了雅典（14節），他看到了滿城的偶像，但是人卻欠缺對真神的認識，他心裏着急。孤軍也在那裏作戰（17~18節）。這時他面對的，不只是猶太的傳統思想，而且還加上人的智慧的敵對。雅典是當代的文化中心，哲學非常發達，現代的西方哲學可以說是根源於這一帶的地方。保羅是面對着這一種新的形勢，一種在過去沒有遇上過的爭戰內容。在新的形勢下，人很容易給現象來迷亂，不能一下就掌握到那現象的本質問題，在思想上就跟了人走。保羅在這次可以說上了一次當，但是也在經歷上接受了一次很深刻的原則教訓，造就了他自己。

在亞略巴古所傳講的話(22~31節)，是在使徒行傳裏記錄下來保羅的訊息或見證中最突出的一篇，少講主的事，而多講了人的智慧的話，講智慧和委婉的話不是不可以，但在份量的比重上應當是擺在十字架以後，可是人被現象迷亂了以後，就會失去了這比例上的均衡，從人的感覺這面看，保羅的講論很摸到人的思想問題，但是一個很嚴肅的事實擺在這裏，思想並不能解決屬靈問題，屬靈的問題是藉着人高舉主，好讓聖靈來工作(約十六章8節)，這樣，屬靈問題的結才能解開。從人的智慧來引進十字架，人就譏諷而散開，福音的大能顯不出來，福音的果效微弱。雖然有些弟兄不以為保羅這次以人的智慧來傳講基督是不好，但是有一件事很值得我們去注意，雅典的下一站就是哥林多，保羅停留在哥林多的時候相當長，在那一段時候，凶暴的環境並不多，也不利害，但是保羅在以後給哥林多教會寫信的時候，他說：『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裏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基督和祂釘十字架。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林前二章1~5節)保羅在哥林多所懼怕的不是凶惡的環境，也不是人的反對，他恐懼戰兢是怕他用了人的智慧傳講神的奧秘，這樣的懼怕不能說和在雅典的經歷無關。人的智慧只可為福音開路，卻不能倚靠它來作福音的工具，更不能倚靠它叫人得生命，叫人得生命的是基督和祂的十字架，人的智慧處理物質的事尚且捉襟見肘，何況要解決屬靈的事呢！保羅上了一次當，就不再上當了，他掌握了一個屬靈的事實，就是叫人信主，不倚靠人的智慧，只倚靠神的大能，也只有神的大能才得把人從撒但的網羅中釋放出來，也只有基督和祂的十字架才能制服空中掌權者，使人得生命。在屬靈的爭戰中，只有使用屬靈的武器，才能發揮屬靈的效用。——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笈記》

使徒行傳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保羅在雅典並沒有停留太久，還沒有等到西拉和提摩太來到，就獨自到哥林多去了(參十七章15節，十八章5節)。是什麼原因叫保羅離開雅典，聖經沒有明說，但照保羅在哥林多的工作路線來看，很大的可能是撒但另一種對付的手法，使保羅受到了隔離，一面是以人的智慧來抗拒，一面又以保羅沒有固定的工作來維持生活，因此會毀謗他藉着「新宗教」來混飯吃。這在一些稱為文化高，商業又發達的地區裏最容易產生這種心思，撒但就利用這種功利主義的思想來攻擊主的工人，因而拒絕了主的真道。

神的工人藉着福音養生是主所定規的(林前九章14節)，好讓主的工人能專心祈禱傳道，但主在這裏帶領保羅走了另一條工作的路線，不只在這裏，在以弗所也是一樣，保羅沒有使用這一個接受教會供給的權柄，『免得叫福音被阻隔。』(林前九章11~12節)他自己親手作工供給他自己和同工們(1~3節，廿章34節)，一面堵住了撒但所利用的無知之人的口，一面藉此向人更確切的證明福音的寶貴，值得為着福音『費財費力』(林後十二章15節)。如此便使撒但再不能利用這種口實來抵擋福音。在

正常的屬靈情況下，主的工人應當是專心祈禱傳主的話，在不正常的情形下，工人帶着職業來事奉主也是主的安排。主是活的主，所以事奉主的路也是活的，不是死的教條，屬靈的事一進到教條裏就成了死的，不但限制了主的工人，也是限制了主的工作。工人在事奉的路線上這兩個方式是並行的，專心的事奉是主流，帶職業事奉就是輔助，事奉主才是生活的中心原則。

事實上，有些人真的是怕作主工人的生活清苦，他們不甘心作專心的事奉，打着帶職業事奉的幌子來掩蓋他們不肯答應主呼召的事實，另一方面有一些弟兄看到主的工人帶職業事奉的時候，就一口咬定別人在貪愛世界，這兩種光景都是帶着撒但的蒙騙。專心事奉是對，帶職業事奉也是對，問題是工人必須在主的管理下來作，不然就是給魔鬼留了地步，保羅在哥林多若不帶職業事奉，他就是越過主的管理，正像有一些被召的「工人」，沒有教會的「雇用」，結果連事奉都放下不管了。要記得，撒但的破壞工作是無孔不入的，靈裏要做醒，方式可以轉換，原則（內容）不能改變，別把方式作成教條，把死帶進屬靈的事奉裏。

保羅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個月（11節），一面與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一同製作帳棚，一面傳福音並造就。猶太人的反對，使保羅全力的向外邦人工作。保羅一到哥林多，立定了心志，不講高言大智，也不講智慧委婉的話，不管哥林多是怎樣一個文化水平高的地方，他就是單單的高舉基督並祂的十字架，用着人以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肯相信的人，叫人的智慧變成了愚拙。出乎人的想法，在哥林多竟有許多人信了主（7~8節），是基督衝破了撒但以文化來愚弄人的網羅，主也讓保羅在異象中明白主的心意，使他得了安慰，又開了一個工作的新紀元。主預備了平靜的環境，不許撒但興風作浪，讓保羅從傳福音為主而轉向以造就為主，好建造主的教會（9~11節）。在使徒行傳的記錄中，保羅停留最久的是在以弗所，其次就是哥林多，主讓他一反過去急速的往前走而停留下來，很顯然的說明，主不以在地上有了教會就滿足，主還要祂的教會長成祂自己的身量，祂方感到心滿意足。這從哥林多前書和以弗所書裏得到印證，只有在這兩處保羅停留了相當時日的教會，聖靈才藉着保羅向他們首先啟示關乎教會的屬靈和實際的問題。

一年零六個月在平靜安穩中過去，主要保羅離開哥林多了，就允許猶太人的反對來打破這長時間的平靜（12節），主也照着祂的應許不叫保羅受傷害。起初，保羅在哥林多曾經有過劇烈的心靈上的爭戰，是主要他留下來的（10節），現在回過頭來一看，主的心思明顯了，不單是教會受了造就，主也在這一段日子興起了祂的工人，亞居拉夫婦是在這期間內開始作主的工的，原來管會堂的所提尼也成了保羅的同工（17節；林前一章1節），不管他是被人打成保羅的同工，或是他先作了保羅的同工而被打，主得着了祂作主的工人的事是明確的，可注意的是他原是管理猶太人的會堂的，和另外一個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同被主得着（9節），這叫我們看到主的道在哥林多大大的得勝。

保羅帶着亞居拉夫婦離開哥林多，到了以弗所，就留下他們在那裏，自己和其餘的弟兄去了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阿，然後又再到外邊來，堅固眾教會。亞居拉夫婦留下在以弗所是有主的心意的，不單是要在以弗所建立教會，還在那裏要把亞波羅帶到主的真道裏。福音工作的面越來越廣，工人的需要越來越大，主就多方面的興起工人，預備工人。亞波羅很愛主，很火熱的服事主，也有恩賜，但是對救恩的真理卻不大清楚，所以所傳的福音就不大正確，還是停留在約翰的浸的道理上（25節），撒但也喜歡多有這樣的人去作主的工，讓人落在自欺裏，根本得不着福音。主不會讓那些清心愛祂的

人永遠含糊，祂要把他們帶進真理裏，祂感動了百基拉和亞居拉把亞波羅接了來，在神的真道上作了很好的交通，叫亞波羅真正的成了主手中的器皿（26~28節）。從亞波羅的事上，我們看到了，工人之間的交通是教會建造工作上很重要的一環，也是基督身體的見證，更是抵擋仇敵的一個重要的學習，屬靈的爭戰發展到如今，已經成了一場多方面的爭戰，而爭戰的焦點也集中到主的工人身上來。教會在天上已經建立了，這是撒但所改變不來的事實，他只有從事敗壞教會的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主的工人打下來，不管是叫工人灰心退後，或是信仰變質，或是不準確的認識真理，或是叫工人在教會中代替了主，只要工人給打下來，教會也就跟着垮下來了，因為教會若不是準確的向着主，教會就是形同虛設。百基拉和亞居拉的愛心，大有學問的亞波羅的謙卑，把這一個破口堵住了。光有熱心不能成就主的工，不在真理裏發熱心，結果只是幫了撒但的忙。工人在真道上的交通，對真理的順服，不堅持自己的缺欠和錯誤，是重重打擊撒但的一種武器。——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劄記》

使徒行傳第十九至二十章

第十九至二十章

亞波羅在與百基拉，亞居拉的交通中得了造就，他到了哥林多的地方作主的工，保羅在這一時候又到了以弗所，他遇見幾個聽亞波羅講道而作門徒的人，一碰上，保羅就發現他們的生命不清楚，原來他們只是接受了約翰的浸，而沒有相信主耶穌。保羅把主的道向他們說明，就奉主的名給他們施浸，主也用聖靈的恩賜來印證，也是來分別（十九章1~6節）。印證是給他們這些從前信得不準確，或者說信錯了的人，有把握知道了這一次錯不了，真正的得救了，分別是給人明白一切主以外的人或事，甚至是與主有密切關係的人和事，都不能叫人得生命，只有主自己才能叫人得生命。真正尋求主的人，主不會忘記他們的，總是給他們尋見的。百基拉和亞居拉給亞波羅補了課，保羅也給亞波羅不完整的工作補了課，主知道那裏有破口，就使用祂的器皿堵破口，在工人中間不允許出問題，在信徒的信仰上也不允許含糊，這不僅是人能不能得救的問題，也是嚴密的守着屬靈戰線的問題，戰線上出了缺口，不能立刻的堵住，整條防線就因此而崩潰。近代的教會對這個沒有嚴肅的態度，馬虎隨便，只求聚會人數的增加，不注意生命的實際，把教會弄成一個『有撒但座位之處』（啟二章13節）。在屬靈的爭戰中，真理上的建立是不容忽視的，神的兒女必須確實知道他所信的是什麼，才能保守自己不落進撒但的網羅裏，主的工人尤其要在這一方面嚴謹的持守着，才能保守着主的工作，不致受虧損。爭戰的面寬廣了，處處都是火力點，事事都是戰鬥的目標。

保羅在以弗所停留了最久，一共有三年，開始的時候，他仍然是照着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的次序來作工，但是猶太人的不信，給真道和弟兄們很大的敵擋，主藉着這種情形，帶領弟兄們學習分別出來的功課，『保羅就離開了他們，也叫弟兄們與他們分離。』（十九章9節）在屬靈爭戰中要保守自己不失腳，除了真道上建立自己以外，也得要注意和一切不信的和世俗的分別出來，不分別出來，就失去了立場，沒有立場根本就不能爭戰，許多神兒女的失敗，是失敗在放棄了神兒女的立場，離開了分別出來的地位，和世俗混合，和不信的人攜手合作，屬靈的事一摻雜主以外的人、事、物，

那怕只是一點點，已經足夠讓撒但達成他破壞的目的。不要讓人的感情來影響我們，該要分別的就不留餘地的分別出來，這樣才能有力的贏取這一場屬靈的戰爭，叫撒但倒下去。

主用着保羅把福音傳遍了以弗所，也透過他顯出了主的大能，行了許多奇事（10~12節）。撒但沒有辦法抗拒這一股神能力的洪流，他的慣技又來了，叫幾個念咒趕鬼的猶太人，間接的盜用主的名字來驅趕惡鬼，好降低神能力的實際，惡鬼雖然害怕主的名字，但卻對與主無關的人使用主的名字不服氣，雖然此事的背後是撒但的唆使，因為不服氣，便演出了一國自相紛爭的好戲，那惡鬼制服了那幾個人，並且傷了他們，『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15節）

這一次盜用主的名並沒有傷害到教會和保羅，相反的，還帶來給教會有記錄的頭一次大復興，主的名就在人中間更尊大了。人服在主的權柄下，人在主的聖潔光照下，大家都俯伏認罪，付代價的脫離邪惡，『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書價，便知道共合五塊錢。』（19節）這太不平凡了，把生活的倚靠棄掉，五萬塊銀片在現今也不是少數，在當時更不得了，可是他們不顧惜這一些，只要討主的喜悅。撒但常常叫信徒保留罪而遲滯教會的成長，但主的光照一來，人俯伏下來，敬畏主了，把罪除去了，神的恩典就充滿教會，『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20節）這個『就是這樣』真有意思，罪一出去，主就進來，人就蒙恩，神的權柄能就顯明。主讓保羅留在以弗所這麼久，就是要叫神的兒女們離開僅僅得救的地步，進入到基督的豐盛裏，好讓教會充滿了基督的榮耀。

以弗所的大復興，叫不少人歸服了主，離棄了偶像，叫那些以製作偶像為生的人大受影響，這些人聚集起來要狠狠的對付保羅（23~27節）。在這事發生之前，保羅裏面已經有了感動要離開以弗所了（21節），這一次的大暴動正好給保羅一個要起行的印證。讀使徒行傳的時候，我是不住的感覺，『人的怒氣要成全祢的榮美。人的餘怒祢要禁止。』撒但可以發動極大的攻擊，但是不在神旨意裏的，一點點的傷害也不會臨到神的兒女，祂負責神兒女的安全，並且撒但的反對常起着反效果，替主去完成主所要作的事。帶着主的恩典的主的工人，很容易在神兒女心中代替了主，撒但常會利用這種情緒去損害神的工人和神的兒女，如今保羅離開以弗所，不給撒但留下地步。神的工人長久停留在一個地方不能算是一件美事，太容易叫人注意工人過於注意主，叫工人擋在主的面前，讓人看不見主，工人長期或短期的離開，讓神的兒女學習仰望主，叫他們自己靠着主的恩典站住，那才是美事。

暴亂平息了以後，保羅就離開以弗所，到馬其頓去，這一段日子裏，教會固然得了建立，主的工人也大大的增加起來。起初是保羅和巴拿巴，以後是保羅和西拉，再加上提摩太，現在卻是一隊事奉主的隊伍，這裏提到名字的，有所巴特，亞里達古，西公都，該猶，提摩太，推基古，和特羅非摩，應當還要加上路加本人。這一群弟兄都是給主用的，有為主的名坐監的，有為主的工作不顧性命的，都是作了主的精兵，他們來自眾教會（廿章4節），這一點很重要，看出了主在各處都興起人，在屬靈的爭戰中造就祂的工人，壯大了這一個為基督作見證的隊伍，更廣闊的藉着福音去釋放給魔鬼所壓制的人，重重的打擊了撒但的權勢。這一群人也很有顯的給我們看出了，他們是很豐盛的配搭在一起，同心的服事主，在屬靈的爭戰中，工人的配搭也是一個贏取勝利的因素。一個人能有的實在是有限，眾人所有的合起來就是豐盛，不單是在教會中肢體的配搭是這樣，就是工人的配搭也是一樣。主從來沒有讓祂的門徒孤軍作戰，總是起碼兩個兩個的出去，不僅是為了見證人的數目，也是為了事奉上的

配搭，彼此同心，彼此互補有無，也彼此互相勸慰。『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四章12節）『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利廿六章8節）屬靈的事就是這樣，合宜的配搭要顯出多倍的力量。

撒但也深知配搭所發出的力量難當，他常惹動人的軟弱來拆散主的配搭，恩賜相同的，彼此排斥，不同恩賜的，又互不尊重，高舉個人的恩賜，輕看弟兄的恩賜，這是在屬靈爭戰的歷史中常常看到的。能夠以主的心為心，叫所有不同的恩賜配搭起來，這是何等的寶貴！保羅能為主成了大事，不儘是因為他個人的恩賜大，更重要的是他有許多配搭在一起的同工，教會歷史所顯出給主大用的弟兄們也是如此，他們很融洽的與其他的弟兄們配搭在一起。

教會的復興，主工人的隊伍壯大，這都叫撒但忍受不來，從以弗所的動亂時起，他就要想辦法毀了保羅，或是殺了他，或是用其他的辦法在屬靈上損害了他，所以在保羅離開以弗所以後，一路上都給保羅製造麻煩，唆使猶太人設計殺他（3節），在特羅亞使猶推古跌死（9~10節），打擾保羅的工作，也打擊教會的信心，在主的看顧下，這些麻煩都成了恩典臨到神的兒女。

保羅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請了以弗所的長老到米利都，給他們勸勉交通，在他所交通出來的話裏，有幾點是很寶貴的，是每一個為主爭戰的弟兄都該學習和認識的，好讓他在主的路上能勇往直前，沒有重擔，也沒有裏面的控告，可以一心一意的對付仇敵。

頭一件事是作主精兵的必須絕對的向主忠心，不重視個人的安危，什麼時候一注意了自己，什麼時候就要在主的路上退去，注意自己是人最脆弱的地方，是肉體中最突出的一點，所以也就是最容易受攻擊的地方。『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是避諱不說的，……有網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18~24節）像保羅這樣的態度和心思是十分準確的，而且是必須的。絕對的向着主才有可能照着基督來成全祂的旨意，作工的人是這樣的向着主，然後才能叫神的眾兒女同樣的向着主。撒但常在教會中找到地位，顯而易見的事就是神的兒女不夠絕對的向着主，結果就有空餘的地位空下來，撒但不來霸佔，那才是希奇的事哩！

其次，他勸勉以弗所的監督們學習靠恩站立（28節），擔起教會的屬靈擔子。（監督就是長老，是二而一的，不像近代一些教會的組織把長老和監督分為兩樣不同的職份。並且把監督放在長老之上，事實上，監督是注重在教會裏的行政職份，長老是注重在承擔監督職份的人的屬靈質量。這都是地方教會範圍內的事，不可以越過地方教會的範圍的，聖經只有地方教會的組織，而沒有超越地方教會的高層組織，一有了超越地方教會範圍的高層組織，那就自然成了分門別類。）上文提過，工人離開教會對教會有造就的好處的，讓弟兄們學習站立，不是倚靠工人，主差遣工人是給教會屬靈學習上的帶領，給教會指出道路和方向，工人不能代替弟兄們走路，一定要弟兄們自己實際的去走，實際的去操練。主是工人的主，也是弟兄們的主，主能用着工人，主也能用着弟兄們，叫工人顯出恩惠與能力來的是主，照樣，祂也會藉着弟兄們來顯出恩惠與能力來。事實上，初期的教會並不是常有工人同在的，弟兄們一定要學習仰望主來叫教會得供應，這些供應才有實際的屬靈價值。近代的教會非要有工人不可，這適足以培養弟兄們的墮性。

再次，保羅也指出一個很嚴肅的屬靈事實，好讓弟兄們時刻儆醒。『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凶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29～30節）撒但的工作緊緊的跟牢主的工作，這是保羅在多年的經歷裏認識到的，對撒但不能客氣，也不能留餘地，你不給他留地步，他也拼命的找地步，何況我們不儆醒而留下了地步。最蒙恩的時候，就是撒但要發動攻擊的時候，借用別人說的一句話，「不要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要讓靈裏出現麻木，要保持靈裏甦醒，時刻保持敏銳的屬靈感覺，好看透撒但一切的活動。

末了的一件，在生活上保守自己潔淨，在弟兄們中間留下榜樣，不叫撒但找到控告的把柄（33～35節），保羅提醒他們要學習作一個去供應弟兄的人，這個心思很準確，我們能多留心別的弟兄的缺欠，也不斤斤計較的去供應弟兄，這是需要先在生命上受相當深的對付的。只看見自己而看不見弟兄的人，在屬靈的爭戰上是沒有用處的，『不愛看得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約壹四章20節）不愛神的人，定規是在屬靈的爭戰中臨陣脫逃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只看見自己的好處，不肯為主吃虧的，在大事來臨的時候，他更要看重自己的好處，不會甘心為主擺上。——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筈記》

使徒行傳第廿一至廿六章

第二十一至二十六章

人對主的絕對順服是非常要緊的，在爭戰中的得勝與失敗，那關鍵全在乎這一念之差，亞當的失敗是在不順服裏，主耶穌三次勝過魔鬼的試探是在順服裏，魔鬼常常給人製造不順服主的理由，讓人在不自覺的當中不順服主。神的兒女不單要有屬靈的認識，更要操練絕對的順服，在順服上出了毛病，就算有更多的屬靈認識，也挽回不了要失敗的結果。

進到了廿一章，我們碰上了一個我們在感情上很不願意有的問題。多年前因看到司可福弟兄（C. I. Scofield）對保羅末次上耶路撒冷提出了與傳統見解相反的體會，雖然他沒有列舉具體的根據，但那意見卻使我多方面注意了與保羅這一次行程有關的事，我很不願意說出這樣的結論，但我不能不照樣的直說，保羅這次上耶路撒冷是一次相當嚴重的不順服，吃了撒但的虧，也改變了神對他使用的計劃。廿一章一開始，就接二連三的看到聖靈阻止保羅上耶路撒冷去，這是他以前數次上耶路撒冷時所沒有的情形，但是這樣的阻攔沒有改變保羅一意要上耶路撒冷的心意。

向主忠心，不顧自己的安危是對的，但是這個態度必須是在基督裏，若是在自己裏，這個態度便不能叫主得榮耀。撒但對付屬主的人，真有他的一手的，千方百計使人不愛主，作個馬虎的信徒，若是不能叫你不愛主，他就會在你火熱愛主的時候推你一把，叫你愛主愛到主的前頭去。落在主的後面是不好，但是走在主的前頭也同樣是不好，只有緊緊的跟着主才是對的。保羅這一次就是走在主的前頭，人在冷淡裏容易看到自己的不是，可是在火熱裏就不容易看到自己的不是了，因為在火熱中的「好」遮蓋了自己的不是。保羅這次堅持非要上耶路撒冷不可，固然是上了撒但的當，但他自己的熱心卻是先向撒但開了門。羅馬書是保羅這次上耶路撒冷以前寫的，在這個時候，主在他裏面的帶領不是上耶

路撒冷，而是要到羅馬去，再要到西班牙去（徒十九章21節；羅一章10節，十五章23、28節）。但是保羅要到耶路撒冷去，外面的原因是送一些愛心的奉獻去，裏面的原因卻是要向猶太人傳福音，這時他為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心實在是到了沸點，『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九章1~3節）保羅的心實在無可批評的，這些年來，他看見大批大批的外邦人蒙了恩典，而猶太人還是那樣心硬的背向主，他就整個心的記掛着他們，為他們受咒詛也甘願。有這樣的心思實在是最好不過的，但有這樣的心是一件事，主是否要在這工作上用他又是一件事，在主的安排裏是不允許「想當然」的存在的。保羅忘記了主給他的託付的範圍，也忘記了主曾給他的提醒，『你趕緊的離開耶路撒冷，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裏的人必不領受。……主向我說，你去吧！我要差你遠遠的到外邦人那裏去。』（廿二章18~21節）他以為像他這樣的背景的見證應該是很有力的，但是主不在猶太人中使用他，而在外邦人中使用他。也許是主不要他倚靠經歷，單單的高舉主。

看重主的工作過於主自己，以主的工作代替主自己，是撒但對付愛主的人常用的辦法，使人入了網羅也沒有發覺，保羅上了這個當，因此連聖靈的阻止也領會不來。『現在我要上耶路撒冷去，靈受捆綁。』（廿二章22節原文）這是聖靈在他定意上耶路撒冷時給他的禁止，靈受捆綁，靈不釋放，就是因為他要上耶路撒冷，但是聖靈不給他說阿們。以往保羅對聖靈管理的反應是很敏銳的（比較十六章6~7節；林後二章12~13節）。但是這一次，人的熱心一來，就把聖靈的感動壓下去。越接近耶路撒冷，聖靈的阻止越明顯，在推羅，聖靈感動弟兄們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廿一章4節）聖靈又特意打發亞迦布從猶大來到該撒利亞阻止保羅上耶路撒冷（10~11節），保羅也是不聽弟兄們的苦勸，沒有弟兄們的印證，還是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定意要去，主就允許他去，主允許他去失敗，像主允許彼得三次不認主一樣，一面讓保羅自己在失敗中學功課，一面也讓神的兒女看清楚，人都是有軟弱的，只有主自己才是完全的。經過這一次的失敗，保羅真的學好了絕對順服的功課，所以在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和歌羅西書中，提到順服的學習，比他寫下的任何一卷聖經所提的都多。

撒但這樣緊追不捨的對付保羅，目的還是那一個，毀了保羅就可以毀掉神的教會。這次保羅走在主的前頭，正好給他一個機會，叫保羅在所持守的救恩真理上作一點讓步，就可以把整個救恩的事實推翻，把人引到沒有救恩的道理去，這樣撒但的計謀便大功告成了。主不要保羅上耶路撒冷，但是他自己去了，這一去便叫保羅的地位站錯了，站在主不要他站的地方。人的地位一站錯，人就要出大亂子，亞伯拉罕下埃及，以撒去非利士，大衛到亞吉王那裏，烏西雅在聖殿裏要獻祭，都是人站錯了地位而出亂子的事實，保羅也不能例外。所以他一到了耶路撒冷，馬上就軟弱了，沒有十五章時為真理爭辯的豪氣，也沒有在十九章所說的『不以性命為念』的氣概，也沒有在十八章裏在堅革哩剪了頭髮的膽識，更沒有了在安提阿當面抵擋彼得和巴拿巴在真理上妥協的大無畏的精神（加二章11~14節）。人的地位一站錯了，所有屬靈的力量也失去了。這一次在耶路撒冷的保羅，一點也不像以前的保羅，人給他提議說，照着律法的規條來作一作，好表明他不是破壞律法的，好取得為律法熱心的猶太人諒解（廿一章21~24節）。他竟然答應了，他好像忘了不久以前給羅馬的弟兄們寫信時所說的，『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義已經在律法以外顯明出來。』（羅三章20~21節）他好像只看見這樣作可以保證他留在耶路撒冷時的安全，卻忽略了他這

樣作就等於用事實來證明他以前在外邦所傳的救恩是不正確的。這樣的失敗是太利害了，人一站錯了地位，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主愛保羅，主知道這是保羅活在自己的愚昧裏的結果，而不是顯出愚昧的原因，所以主還在暗暗的保守着保羅，沒有叫他澈底做完這一件愚昧的事。主讓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掀起一次大風波，一面是破壞了撒但藉着人的無知為保羅所設下的圈套，一面也要藉此叫保羅甦醒，明白人的辦法並不能解決屬靈的問題，反倒造出機會來讓人來殺死他（廿一章27～31節）。主的手管理着這一件事，在最危險的時候，千夫長得訊趕來，救了保羅一命，但卻把他捆鎖起來。主保護祂所愛的工人，但是還是要給他管教，藉着管教來把他挽回過來。

人的地位一站錯，屬靈的敏感都失落了，這是多可怕的事。主管教的手還不能叫保羅立時甦醒，他還是看到他自己，他用自己的話來為自己表白，廿二章大半是他講的話，表面看來是在作見證，實際上是主要藉着保羅所說的話來甦醒他自己。『……你為我作的見證，這裏的人必不領受。……我要差你遠遠到外邦人那裏去。』注意聖經緊接着這裏的那一句話，『眾人聽他說到這句話，就高聲說，這樣的人從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當活着的。』（廿二章22節）不是人打斷保羅的話，是主用人的暴怒來打斷他的話，不早也不晚，就在這裏打斷了他的話，要藉此提醒他，要承認他到耶路撒冷來是來錯了。可惜，人靈裏的昏迷若不走到人的盡頭是不會甦醒的，地位站錯了的可怕就是可怕在這種光景裏，靈裏遲鈍了，神這樣打斷了他的話他還不領會，以前用羅馬公民的身份要取得清白的釋放，如今卻用同樣的身份去威脅人來除去皮肉的痛苦，太不像從前的保羅了（廿二章24～29節）。

到了第二天，猶太人的公會開堂要審問保羅，一開始，保羅還在說自己的話，『我在神面前行事都是憑着良心，直到今日。』（廿三章1節）大祭司吩咐人打他的嘴，他就動血氣罵人了，以前像羊羔一般給人用石頭打個半死的保羅不見了，還說他不曉得那人是祭司（5節），這是不是謊話呢？極有可能是，也許他當真不認識亞拿尼亞，但他總該知道生在那位上的就是祭司，人本性裏的軟弱一缺了口，就一直往極深的黑暗裏往下瀉。為了自己的安全，看見了在公會裏那兩批人的矛盾點，他就使用手段把正事支開，挑撥起兩批人中間的矛盾使他們自相爭吵起來，好救他自己脫離那不利的環境（6～9節），人落在黑暗裏，只有回轉仰望主才是正途，用人的聰明來扭轉屬靈的逆境，就只有永遠停留在逆境裏。主不許保羅再無知下去，祂要他甦醒，不要他再靠自己的聰明，主要他看見他的聰明差點叫他自己給扯碎（10節），主把他帶到人的盡頭。

第一天主沒有說話，第二天主也沒有說話，人還活在自己的裏頭，主是很難向他說話的，就是說了，他也聽不進去。經過了第二天的凶險，保羅到了人的盡頭，恐懼包圍了他，就在這一個夜裏，他不能再靠自己的時候，主站在旁邊向他說話了，『放心吧！你怎樣為我在耶路撒冷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11節）主清楚的讓保羅知道，雖然他作了愚昧的事，主的眼目並沒有離開他，並且明明的指出羅馬才是他該站立的地方，本來他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到羅馬去，可是他自己卻來了耶路撒冷，因此他在耶路撒冷是在受捆綁的情形下作見證，以後也是照樣的在受捆綁的情形下在羅馬作見證。無論如何，他不能停留在耶路撒冷，他一天留在這裏，他的昏暗一天不能過去。

到了這個地步，撒但知道要在真理上毀掉保羅是不可能了，便鼓動猶太人設計要殺掉保羅。主既讓保羅甦醒過來，主也負責他的安全，祂使那計謀洩漏了出來，給保羅的外甥知道，也就傳到千夫長

那裏，結果便在夜裏把保羅護送到該撒利亞去，離開了耶路撒冷，保羅這一次順從了肉體的行程便暫告結束，在主的管教和拯救裏結束。『因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倒要從寬懲治你，萬不能不罰你。』（耶卅章11節）

回過頭來看一看耶路撒冷教會的光景，十五章的交通辯論過後，耶路撒冷教會不單沒有因神的作為而完全沒有保留的轉到主的一邊來，相反的還變本加厲的保持着律法，所以他們在耶路撒冷再沒有難處，他們與猶太人相安無事，這個相安就證明了耶路撒冷教會基本上已經變了質，他們又要主，又要律法，『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廿一章20節）他們不打自招，還不以為是羞恥。他們沒有幫助保羅脫離凶惡，反逼着保羅去向律法低頭。耶路撒冷教會已經不再是基督的見證了，在形式上教會是存在着，但實際上主已把這燈台從原處挪開了。不用等到主後七十年羅馬的軍隊毀滅耶路撒冷的時候，耶路撒冷教會已經自己毀滅了自己，形存實亡，早已給主廢棄了。『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這是主很嚴厲的警告。耶路撒冷教會的興亡，那真正的原因都記錄在使徒行傳裏，那是一個極其嚴肅的鑑戒。提醒了我們，不緊緊的跟着主，捨不得放下主已廢棄的傳統，那傳統就成了一股破壞的力量，阻擋人進入真理，不自覺的成了撒但的工具，終至為自己招來那不能補償的虧欠。

離開了耶路撒冷，人也就甦醒過來，固然是主的顯現使保羅脫離靈裏的昏暗，但是脫離了不該站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屬靈的事就是這樣奇妙而準確，你若不照着原則來作，定規出毛病，但是什麼時候回到原則裏，立時就有了恢復。在耶路撒冷時是一個軟弱的人，離開了耶路撒冷就恢復作個剛強的人。大祭司和一些猶太人的長老並律師來到該撒利亞控告保羅時，保羅就開始恢復靈裏的正常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着那件事奉我祖宗的神。』（廿四章14節）這不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要逃避承認的麼？如今他卻理直氣壯的承認下來，沒有一點的退讓。『這些人若看見我站在公會前有妄為的地方，……縱然有，也不過一句話，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大聲說，我今日在你們面前受審，是為着死人復活的道理。』（20~21節）照着法律的觀點來說，在這件事上，保羅並沒有作錯，他用不着提出來說，但是一個靈裏甦醒的人，這件事在法律面前過得去，可是在他裏面卻過不去，他承認了自己的愚昧，雖然澈底的恢復要等到到羅馬的時候，但是這時的保羅已經甦醒了，撒但在他身上再也沒有地位了，再也討不到一點的便宜了。

甦醒是一件事，主繼續的管教是一件事，雖然保羅沒有判罪，但是仍舊關在牢裏，在腓力斯的手中經過了兩年（廿四章27節），又在非斯都的手中過了好長的日子，渺渺茫茫的等待釋放的日子，可是這個日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來到。當中發生了一件事，猶太人還是要設計殺他，主管理着非斯都的心思，打散了他們的計劃（廿五章4~5節），可是後來這一個非斯都又想討猶太人的歡心，想把保羅解上耶路撒冷去。保羅堅決的反對，他不知道猶太人的計謀，但是他知道耶路撒冷是他不該去的地方，他不能再重蹈覆轍，他照着主的啟示，上訴到羅馬去（9~12節）。保羅在管教中學會了，人所站的地位是直接影響人的見證和見證的能力，他不敢再走自己的路了。

『多託誰就向誰多取，多給誰就向誰多要。』在別人犯了同樣的錯誤，主不一定給他那麼重的管教，但是保羅犯了這樣的錯誤，主的管教就相當的重。有人心裏會這樣想，主為什麼不極力的阻止保羅上耶路撒冷，而讓他犯這樣的錯誤呢？這答案恐怕沒有人能準確的知道，但是可留待將來見主面的

時候當面問主，或許那時就是不問也已經知道了。這類似的問題不只是發生在保羅身上，也發生在彼得三次不認主的事上，還發生在許多的人身上。雖然我們不知道準確的答案，但是有一些原則性的事是可以參考的。神對付魔鬼必須是用那些甘心順服的人作器皿，不甘心順服神的人就是作了許多的工作，也還不是器皿，也碰不掉撒但的一根毛，所以主從來不勉強人一定要順服，如果主要勉強人的話，主乾脆就可以不使用人，但主定規了祂自己要使用人，不過只是使用那些服主權柄的人。這次保羅不服主的權柄，自己要去作工，結果工沒有作得到，人卻先倒了下來，勉強作了一點出來，也沒有實際的果效。這給人一個深刻的教訓，只有主才是完全的，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就是最屬靈的人也不是完全的，屬靈人不過是比別人少犯一點錯誤而已，什麼時候一接不上神的旨意，最屬靈的人就會犯下最大的錯誤，所以主的話是教導我們不要仰望人，單單的仰望『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若是仰望人，不灰心失望並退後，那才是希奇的事哩！

主允許保羅失敗，讓他認識自己，不再誇耀自己，不敢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而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章13~14節）不敢再看自己的義了，這些都是保羅經歷了這一次的失敗以後所確實進入的屬靈認識和經歷。在保羅的失敗裏，主卻暗暗的保守他，挽回他，藉着他的失敗來更深的造就他，像保羅這樣清心又專一愛主的人，他雖然偶然給絆跌，但主必不會讓他全身仆倒的，因為主允許他失敗，主自己卻不能失敗，主必定要挽回保羅，一面是要堵住撒但的控告，一面也讓保羅更深的認識和經歷恩典。保羅也真的認識了這恩典，在亞基帕王面前，他明確的承認，『……因此猶太人在殿裏拿住我，想要殺我。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廿六章21~22節）他看準了，人所有的並不可靠，只有主自己才是可靠的。撒但毀不了保羅，反叫保羅更深的進到主裏面。——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筈記》

使徒行傳第廿七至廿八章

第二十七至二十八章

保羅甦醒過來，撒但的陷阱起不了作用，可是他絕不因此而放鬆保羅，他還是緊緊的釘牢着保羅，一定要幹掉了保羅才甘心，他利用了人貪安逸的心思，利用了來得古怪，又繼續進行得不尋常的一場風暴，也利用兵士要殺掉囚犯好保守他們不失職的行動，目的還是那一個，除掉保羅，就是在海上淹不死他，登上岸，還是讓毒蛇咬了他一口。這一切的事的發生，不能以偶然出現而忽視了它。在神兒女身上，特別是在神所用的人身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沒有一件是偶然的，即使從表面看來是偶然的，但事實上仍然不是偶然的，靈裏若是甦醒的話，一定能看出那不尋常的問題來。雖然撒但向我們射暗箭的時候，我們實在是防不勝防，事實上也無法防備，我們雖無法防備，但我們的主卻常作了我們的保護。保羅就是這樣在海中渡過了凶險的風浪，祂的使者叫保羅得了安慰和心裏的平靜（廿七章22~24節），祂管理着百夫長的心思，不許兵丁亂動，祂顯出能力來不叫保羅被蛇咬死。事事都顯出祂是管理環境的主，從古至今沒有改變，環境的事主自己負責，只要人的順服來配合祂的計劃和工作。

屬靈的事情絕不可以用常理去衡量，保羅抱着一腔自己的熱心上耶路撒冷，但是沒有主的祝福，

因為他沒有走在主要他走的路上。連同在腓力斯和亞基帕面前，一共作了三次有記錄在聖經中的見證，把亞基帕的心思衝擊了一下，但是沒有果效，這些見證與其說是為別人的，不如說是主讓他翻覆述說他的經歷和這次上耶路撒冷的經過，使他自己省察，好甦醒過來，重新恢復那『不敢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的單純信心。現在往羅馬去了，路途上並不順利，但那確實是主要他走的路，所以就看見了『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撒的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廿七章24節）在那一種風暴的海浪中，保羅也曾失去了寧靜，但是主用着他得了那一船的人。在米利大（現今的馬爾他島）島上，他把那島上的居民帶到主的面前來。用常理不能說明這些現象，但主顯明一個事實，祂只能使用人的順服去作祂的工，也就是只能用順服的人去對付撒但。

接近了羅馬，撒但又攻擊保羅的心思，叫他有點不安寧的感覺，或者是對前面的日子的遭遇失去了平穩的把握。主藉着弟兄們到亞比烏市和三館的地方來迎接保羅與同行的弟兄們，在生命交通的供應裏，也就是在基督的身體裏的交通裏供應了保羅，『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神，放心壯膽。』（廿八章15節）整本使徒行傳都記錄着這種在基督的身體上的肢體關係，主常用着這個屬靈的生命的關係來保護神的兒女，也用着這種關係，讓神的兒女同心去抵擋仇敵，沒有一個人可以脫離這關係而能單獨的站立，連保羅也沒有例外。

到了羅馬，保羅先向猶太人的首領表明了態度，他不是主動要控告自己本國的百姓，而是被迫的上告於該撒（廿八章19節），在被看守的當中，轉眼就過了兩年，正照着主所說的，『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在耶路撒冷作的見證沒有果效，在羅馬作的見證就很見果效，因為這兒正是主所要他站立的地方，雖然是受捆鎖，但是沒有影響福音的工作，『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廿八章30~31節）並且真看見主在工作上的祝福，『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以至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的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腓一章12~14節）不單叫人得着福音的好處，也造就了主裏的弟兄。環境的限制算不得什麼，人的地位站得對，神的工作便毫無攔阻，人的地位站得不對，那人自己便是主作工的攔阻。保羅現在的地位站對了，所以他就能說，『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提後二章9節）撒但用盡了法寶，也只能限制人，人若站在主的一邊，主的道仍然是不受捆綁的，並且還是源源不絕的釋放出去，直到主回來的日子。

從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時候開始，保羅這一個「囚犯」接受了很不平常的待遇，像特別的大人物似的，由步兵二百，馬兵七十，長槍手二百把他護送到該撒利亞，沒有定罪，也實在是沒有罪，但卻得帶着鎖鍊在監牢裏經過三年的功夫，這恐怕不是羅馬的法典所允許的吧（比較廿二章25、29節，廿三章29節，廿五章19、25~27節，廿六章30~32節），但他還是得留在獄中，等到快到羅馬，他可以中途停下來與弟兄們同住了七天（廿八章14節），進了羅馬城，他又『蒙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處。』（16節）又足足兩年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不是囚徒，卻又像囚徒，說是囚徒，卻又不像囚徒，他實在是一個很特別的囚徒，他不是人的囚徒，因為他並沒有觸犯法律的罪行，但他也真是一個囚徒，像他自己所說的，「作了基督耶穌的囚徒」（參看弗三章1節，四章1節；腓一章13節；門1、9

節。中文翻譯作為基督耶穌被囚，但原意是基督耶穌的囚徒或在基督裏的囚徒。) 保羅深深的知道，並不是人把他囚禁起來，因為他沒有在人面前犯罪。但他因為沒有順服主，在主的面前卻是犯了罪，因此是主把他囚禁起來，他知道這是主的手，是主的管教和懲治，他完全的服下來，他承認自己是基督耶穌的囚徒，主把他關起來，一面是管教，一面是讓他更深學習生命的功課，從前太喜歡跑了，竟跑在自己的路上去，以至跑在主的前頭，如今得安靜下來，好跑進基督生命的豐盛裏。

有些弟兄以為保羅上耶路撒冷之行並沒有錯，他之坐牢並不是主的管教，而全然是撒但的對付，但主卻藉此更深入的造就他，因此才有稱為監獄書信的那幾卷聖經，保羅的屬靈生命也進至高峰。那時，保羅的屬靈生命進到巔峰是無可疑惑的，但卻不能據此而否定保羅的不順服。像保羅這樣的人，他不會存心不順服的，只不過是上了撒但的當，他終竟是一個向主忠心，盡心盡性盡意又盡力愛主的人，所以主給他存留極大的憐憫與恩典，在被囚的管教中還是賞賜極大的祝福。很顯然的，在保羅當時的負擔裏，很重的是要到西班牙去（羅十五章23節），可是在羅馬被囚兩年得釋放以後，他並沒有到西班牙去，傳說上說他曾去過很短的日子，但沒有確據，倒是他把他最末後的一段日子停留在小亞細亞（參看腓二章23~24節；門22節）。從這一方面看，主在以後的日子不再使用他到西班牙去。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以前他真是在各處顯出他使徒職份的效能來，建立了許多地方的教會，經過這次以後，他作使徒的恩賜好像是減弱了，而代之以作先知的恩賜，以一個外邦人的使徒而停止了使徒恩賜的使用，這裏面實在是有一些原因的。利未因着殘暴而使利未支派接受了一個『分居在雅各家裏，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的咒詛（創四十九章7節），但是在摩西對付拜金牛犢的事時，利未支派站到神的一邊來，使他們蒙了祝福（出卅二章25~29節）。神後來揀選了利未支派作會幕的事奉，不在迦南地承受產業，卻以耶和華的份作他們的產業（民一章40~53節；書十四章3~4節，十三章14~15、33節）。咒詛的形式沒有撤銷，但是內容卻從咒詛改為祝福。保羅也很有可能是照神處理利未支派的原則，在管教中仍舊接受祝福，因為這是神的公義和信實的問題。至於保羅，雖然在他的路上曾有過一點點的缺憾，但在主流血赦免的恩典之下，缺憾是給恩典完全填滿，所以保羅在走完了他的路程的時候，他仍然能唱出他的凱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要守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四章7~8節）他仍舊是向撒但誇勝，誇耀主的得勝，因為主的得勝成了他的得勝。

讀完了使徒行傳，每一個人都會覺得這一卷書好像還沒有寫完，事實上也真的沒有寫完，因為使徒行傳雖以使徒為名，但實際卻是聖靈建立基督身體的工作記錄，也是撒但要破壞這工作所引起的屬靈爭戰的歷史，而當時使徒只是那一個大時代開始時的一些主所用的人，他們過去了，但基督身體的建立還沒有完成，仍然繼續的進行着，屬靈爭戰的歷史還沒有結束，還繼續的向前發展着。所以真實的使徒行傳的歷史不可能停止在使徒行傳一書結束的時候，雖然沒有用文字記錄下來，但卻全部都記錄在天上主的冊子裏，到我們與主面對面相見的時候，我們會清楚的看到，過去這一千多接近二千年的日子，和以後要來直到主降臨的這一段日子裏，稱它為使徒行傳續集的每一件事，都像使徒行傳裏所記錄的人與事一樣，在主的面前蒙記念，在主的眼中看為寶貴，正像一位弟兄曾說，使徒行傳以後的歷史，是使徒行傳以後的神的兒女們，用他們的實際生活，奉獻，遵行神的旨意，事奉主這些事實來繼續寫上去的，一直寫到了我們這一代，而我們也是接着他們所寫下來的繼續的寫下去，又讓以後

來的神的兒女再接着我們寫下去，一直寫到主回來的日子才算寫完，並且讓主拿來放在國度和新天新地裏作展覽品，任由宇宙萬物來觀察，來欣賞，這固然是主的傑作，但同時又是神的兒女們順服主的結晶。在這一本續集裏，屬靈爭戰的歷史是向多方面的縱深發展着，我們每一個人都用着我們的生命在其中寫上一筆，過去的弟兄用他們的血與淚，信與愛，勤奮和捨棄，忠心與盼望，寫成了以前的那一段，如今該是我們用同樣的心思和態度來寫下去，求主別讓這一個充滿了神的榮耀、豐富、能力、憐憫、體恤的歷史，到了我們這一代的手上時，竟無聲無息的停了下來。以致撒但站在一旁發笑。求主幫助我們，也像保羅一樣充滿了喜悅的盼望，打完我們該打的仗，走完我們該走的路，守住我們該守的道。

『但願祂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三章21節）

寫在後面的話

多年來讀使徒行傳，個人是領略了一點點屬靈的實際，也不住的受着這些領會來提醒，深深的感覺到，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千多快兩千年，在這一段長長的時間裏，地理環境的變化，人文概況的更易，文化和思想的發展，都有了極大程度的不同，但是這些不同一點也沒有影響這屬靈的實際，一切的事物仍然是照着屬靈的原則在進行，不管人這方面的反應是怎樣，屬靈的爭戰還是像以往一樣的在各處發生，因為神的教會還在建造中，撒但還是在不息的破壞這建造。

寫這一本書的時候，我只是把聖經的事實照自己所看到的說出來，沒有加上任何的見證和例子，但是在這書上所提及的爭戰實際，從以往一直到現今，許多神的兒女，包括我自己在內，或多或少的在經歷着那一些，叫我們感到這屬靈的爭戰是何等的真實。但是有一件不大調和的事，就是神教會的建造越接近完成的時候，神的兒女本該更加倍的殷勤去作好那剩下來的，可是對神教會的建造沉睡了的神的兒女太多了，他們把跟隨主當作生活中一點高尚的點綴，循例的每主日去做禮拜就心安理得，略有一點熱心就躊躇滿志，這和主的心意太不調和了，和屬靈的爭戰完全的脫了節。這太不好了，我是不住的求告主，叫神的兒女們都甦醒過來，主若看為好，就使用這一本書去喚醒在沉睡中的基督徒，在最末後的這一段日子，奮起為主站立。

本書中提出了一些領會，與一般在傳統上的解釋不相合，從好的反應來說，那是有獨到的見解，從不好的反應來說，那就是胡說八道。不管讀者的反應是怎樣，所提及與傳統觀念不相合的地方，總是一項提供參考的資料，也是發人深省的說話，即使讀者不同意那樣的講解內容，但是那作為這樣講解的基礎的屬靈原則，還是對讀者們有益處的，請讀者們不要因為不同意而連那些屬靈的原則也忽略掉，那就確實是一項損失。

主阿！求祢使我們的心靈甦醒過來，看得見祢的心意，也看得見祢的手。祢從前如何作工，祢今天也照樣的作工，也叫我們緊緊的跟上祢，也學習作一個陪伴祢，也享用祢的陪伴的人，好叫祢的旨意能透過我們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叫祢的名到處被人高舉，使撒但蒙羞，也讓祢的教會得建立，引進祢的國度。阿們。—— 王國顯《使徒行傳讀經筈記》

